

王禹卿著

孔子傳

商務印書館印行



50

95 千元

廉價 千元

王禹卿著

孔

子

傳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
翻印必究

孔子傳一册

(* 91122 渝熟)

渝熟料紙

定價國幣肆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王禹卿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自序

自古以來治經、抽史、言行、必欲以孔子爲法者，亦已多矣。苟問之曰，孔子之爲人行事及其學說可得聞乎？或不知所答，或有所答不若眇焉之以鐘籥爲日者鮮矣，其悞去不亦遠乎？斯乃欲明孔子之學而未得其方者也。又有以敢罵孔子而自以爲高者，或猶其爲迂闊，或攻其爲朽腐，其意似非盡去孔氏之書不可。試觀其論，果有所持乎？果有所持者未之有也，誠所謂蜂蟻大樹徒見其不自量也。嗚呼，是皆不知孔子者，豈足與論也哉？予嘗究心於孔子之學矣，而昔儒之所云，於予心時有未安，乃發憤以求之，務擇真而去僞，乃成斯稿，亦欲使孔子之真相得大白於今日天下，欲求孔子之道者庶知所從，欲罵孔子者庶知孔子之不可毀，而自止其如鼓簧之舌，毋自欺欺人耳。然自知譴陋，不勝所任，茲不過效其一得而已。世之君子若有同好，規予謬誤，期共明之，則敢不承命以從。

三十三年中秋節於龍潭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孔子所處之時代	一
第二章	孔子事蹟考	一〇
第一節	少年時代	一〇
第二節	仕魯與適齊	一六
第三節	再仕魯	二六
第四節	周遊列國	四六
第五節	歸魯	七二
第三章	孔子與六經	八二
第一節	概說	八二
第二節	孔子與詩書禮樂之關係	八三
第三節	孔子與易之關係	九一
第四節	孔子與春秋之關係	一四

第五節 孔子與論語孝經爾雅之關係

第四章 孔子思想概論

第一節 孔子之中心思想——仁

第二節 倫理論

第三節 教育論

第四節 政治論

第五節 鬼神觀

第五章 孔子之人格——結論

附錄

孔門弟子題名

孔子年表

一八五

二二八

一〇一

一〇八

一〇八

一〇七

一三四

一四四

一六四

一六八

孔子傳

第一章 孔子所處之時代

吾子讀其書，則當知其人，次知其時，則當先明其時代，蓋人不能遺世而獨立，既朝夕生活於人羣之中，故人與人之間其關係甚密，雖聖賢豪傑之士，亦莫不然。或曰：時勢造英雄；或曰：英雄造時勢，平心而論之，實乃互爲因果者也。

孔子之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果由天縱乎？曰：不然。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故知孔子乃由好學而入於至聖。述先王之道，繼文武之業，深察當日之利弊，懷救人救世之大志，抱不憂不懼之決心，集古之大成，垂典型於萬世。吾儕若欲明其思想及其行事，則非明其所處之時代不可，然時代之複雜，未可以一端盡也，茲當分述之如後：

(一) 自孔子居游之地其文化程度言之：孔子生於魯，魯乃周公之後，始封於伯禽，伯禽之國，變其禮俗。其後又具天子禮樂，由是周之文化傳於魯者獨多，吳季札聘魯，因得盡觀周

樂，襄公二十九年左傳云：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爲之歌邶鄘衛，爲之歌王，爲之歌鄭，爲之歌齊，爲之歌豳，爲之歌秦，爲之歌魏，爲之歌唐，爲之歌陳，自鄆以下無賦焉。爲之歌小雅，爲之歌大雅，爲之歌頌。見舞象箏南籥，見舞大武，見舞韶濩，見舞大夏，見舞韶箏。」

昭公二年左傳又云：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凡此足見魯國所有文化之富，古者學在王官，有書然後有學，孔子既生此文獻薈粹禮樂具在之邦，故能目睹古代之遺文。其後孔子居衛亦久，衛處故殷墟，殷之遺風當尙有存者，史稱衛多君子，如蘧伯玉，史狗，史鱗，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是也，衛國文化之高，人才之盛，當不減於魯矣。孔子受其影響亦必甚大，其餘孔子所經歷之地，如齊如宋如陳，類皆文物之邦，孔子有樂教，樂之中以韶爲孔子所最傾心，而孔子之聞韶，則在齊也。文孔子周遊之國甚多，以今日言之，其所至之區域誠小，以當日言之，則亦廣矣，而各國民情風俗文化不同，聞見既博，亦足以發其思想，此地域與文化對孔子之影響也。

(二) 自當時魯國政治言之：有兩大現象，一曰三桓之專國，魯自宣公以後，君失其政，政在季孫叔孫孟孫三家，三家之中，又以季孫爲最強，襄公十一年左傳云：

「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

昭公五年左傳又云：

「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一子各一，皆盡征之。」

故公室之權，此後微不足道，而季孫益張。至昭公二十五年，季孫得罪昭公，昭公率師擊之，三家乃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出奔，羈旅齊晉凡八年，卒薨於晉，魯國無君亦八年，政由季孫，季孫之專國，略可見矣。三家之僭竊，史亦不絕於書，論語中亦屢載之，可見孔子深惡痛絕之意。

其次曰家臣之跋扈，季孫之權至平子逐昭公而最盛，定公五年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氏大權自是復落家臣之手，是年陽虎卽逐桓子嬖臣仲梁懷而囚桓子，與盟然後釋之。明年陽虎又盟定公及三桓，八年陽虎爲亂，欲去三桓，九年春虎敗出奔，而家臣之勢不衰。十年叔孫食邑郕，馬正侯犯以郕叛，一年再圍之而不克，叔孫卒因駟赤之計誘侯犯奔齊，始得入郕，雖由家臣兵力之強，郕之固亦有以使然也，季孫之邑費孟孫之邑成亦皆甚固，故家臣往往可據之以叛，十二年叔孫乃帥師墮毀郕城，使家臣失所據，不敢以叛，季孫孟孫共帥師墮費，將墮成，成宰公

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定公圍成，弗克而還，於是墮三都之事因公斂處父之不從命而終不成，定公以千乘之魯，親圍國中之一邑且不能克，威信於是盡失。孔子目睹其事，安能不感慨繫之乎？在故歎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三) 自霸業言之：至孔子之時，天下之無霸也亦已久矣，顧齊之霸業，自桓公薨，卽告失墜。晉文公繼起稱霸，而其霸業視桓公實已不若，桓公封衛遷邢，伐楚，楚服其罪，平王室之亂，合諸侯不以兵車，於尊王攘夷堪稱有功。而文公城濮之戰，雖敗楚師，而楚師甚竊，故楚之實力無所損，且文公乃以譎取勝，其後又召天子而以諸侯進見，皆非所以霸天下訓世也。文公以後，晉之霸業日微，中國常叛，天下漸成晉楚秦並強之勢，既無方伯，於是戰事愈烈，諸國內政失修者多，或兵力不足，往往卽見滅亡。魯襄公二十五年鄭師入陳，子產獻捷於晉，晉人曰：「何故侵小？」子產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斂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春秋時兼併之風，由此數語卽可窺見，弱小諸國，或能暫免於傾覆，而朝夕被兵，亦無日，及於戰國，兼併之風乃愈甚焉。

(四) 自當時各國政治言之：亦有兩大現象，一曰世卿之擅權，世卿之制，爲當日所通行，如魯之三桓，齊之崔慶高國陳，晉之韓趙魏欒卻范中行，宋之華向，衛之孫甯，鄭之七穆，其制之始，在親親選賢，未嘗不善，行之既久，則其弊日生，魯昭公三年，齊景公使晏嬰請室

於晉，既成晉，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氏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民人痛步，而或煨沐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繼，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部皆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愓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齊晉之世卿政治已如此，他國又何不然。蓋世卿之禍，小則淫侈越法相殘，大則權傾國主，甚則弑君竊國，故公羊傳謂春秋有譏世卿之義。

其次曰亂臣賊子之不絕，自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至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七十四年之間，弑君之事凡十二見，春秋云：

「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先。」

又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

又二十九年閻殺吳子餘祭。

又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又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

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

又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又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

定公十三年薛弑其君比。

哀十四年盜殺蔡侯甲。

又六年陳乞弑其君荼。

春秋續經云：

「哀公十四年齊人弑其君壬。」

大夫之叛者亦屢見於書，此皆大者，其餘未及齊者尚不知其凡幾，天下之亂如斯，孔子當其時誠有不勝浩歎者矣。

(五)自風俗言之：春秋之世，雖能尚禮，視國之興衰以禮，決軍之勝敗以禮，朝聘燕享亦以禮，卿大夫咸講學之，不知禮，則以為恥焉，然則侯卿大夫之禽獸其行者，亦不勝枚舉，今自左傳中聊錄數則如後：

「成公五年晉趙嬰適於趙莊姬。」

又十六年宣伯適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

叔孫僑如奔齊，齊聲孟子通僑如。

又十七年齊慶克通於聲孟子。

襄公二十一年樂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故申樂位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懇諸宣子曰：「盈將爲亂」。宣子逐之，樂盈出奔楚。（杜氏注：「樂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

又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嬖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杜氏注：「慶舍慶封子，內實寶物妻妾也」。）

又三十年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昭公二十年衛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杜氏注：「宣姜靈公嫡母」。）

又二十五年季妣與甕人懷通。（杜氏注：「季妣季公烏妻鮑文子女，公烏平子庶叔父，甕人食官」。）

又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郕臧通室。

宣公十五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洸，太子蒯聩獻孟於齊，過朱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豬。」太子羞之。（杜氏注：「南子宋女，朝宋公子，奮通於南子」。）

襄公八年齊悼公之來也（在襄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道之。（哀六年卽位。）

季魴侯通焉。（杜氏注：「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譚及闕。

成公以前如衛宣公上烝夷姜，下奪子婦。（桓十六年）。晉獻公烝於齊姜（莊二十八年）。其子惠公又烝於賈君（僖十五年）。魯桓公夫人文姜淫於其兄齊襄（桓十八年）。莊公夫人哀姜通於其叔共仲（閔二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宣九年）。昭公二十八年左傳稱：夏姬殺三夫（陳御叔，楚襄老，申公巫臣），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亡一國（陳），兩鄰（孔寧，儀行父），襄老子黑要又烝於夏姬，叔向娶夏姬女生楊食我而滅羊舌氏。尙未一一備錄，此皆書而可見者，其未及書者亦不知其多少，其時風俗之淫靡，亦可見一般矣。故孔子曰：「放鄭聲」。放者禁絕之也，鄭聲鄭國之樂也，鄭聲何故須禁絕之？曰：「鄭聲淫」。既爲淫聲，聞之足以令人起淫心，故非禁絕之不可。樂之爲用，可以陶冶性靈，感發意志，放鄭聲而代之以韶武，亦孔子所以移風易俗也。

（六）自思想界言之：孔子之時，各國人才輩出，一時思想界頓放異彩，如周之襄弘，齊之晏嬰，晉之叔向，鄭之子產，衛之蘧伯玉史籀，吳之季札，皆當時之選，其所論議，亦足以垂諸百世。其餘如論語中所載之微生畝，農門荷蕢，楚狂接輿，長沮桀溺，丈人，之徒，雖爲時世之士，與孔子之思想不同，亦一時賢者。又如老子，其行事及其年代雖莫能詳考，孔子嘗由見之否亦不可斷言，要之其時此派思想當已甚流行，似可無疑，足見當日人才之盛，思想之熾爛輝煌，蓋前此所未有，孔子生此潮流之中，所受影響必非淺也。

以上所述，不過撮其要者而言之，而世變之激，現象之複雜，處處足以刺激人心，孔子生

第二章、孔子事蹟考

第一節 少年時代

孔子名丘，字仲尼。

〔孔子名字之由來〕史記孔子世家：「紂與顏氏女野台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丘云。」

史記之說，崔述謂不足信，洙泗考信錄云：「余按此說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會之者，不足信。且既謂之因於禱，又謂之因於首，司馬氏已自無定見矣。」

其先宋人也，父叔紂。

〔先祖〕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違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僮，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不敢余侮，饒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紂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

「自必有違入。」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癡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孔子世家：「孔子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史記索隱：「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微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類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

孔子家語：「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千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罕夷，罕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顏父聞三女，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開焉。」遂以妻之。」

家語之言，崔氏謂不足信，且考其書出於後人偽撰，洙泗考信錄云：「余按鄆叔以前見於春秋傳者，僅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三世，見於史記世家者，僅防叔伯夏二世，此外皆不見於傳記，史記之言，余猶不敢盡信，况史記之所不言者乎？且孔父爲華督所殺，其子避禍奔魯可也，防叔其曾孫也，其世當在宋襄成間，於時華氏稍衰，初無構亂之事，防叔安得避華氏之禍而奔魯乎？家語一書，本後人所偽撰，其文皆采之他書而增損改易以飾之，如相魯篇采之於春秋傳史記，辨物篇采之於春秋傳國語，哀公問政篇采之於戴記曲禮，子貢子夏公西赤問等篇采之於戴記春秋傳，以至莊列說苑說苑之書無不采，未有一篇

無所本者，然取所采之書與家語比而觀之，則其所增損改易者，文必冗弱，辭必淺陋，遠不如其本書，甚或失其本來之旨，其爲剽襲，顯而可接，而世不察，以爲孔氏遺書，亦應惑矣。漢書藝文志云：「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則是孔氏先有之書已亡，而此書出於後人所撰，顯然可見。且家語在漢已顯於世，列於七略，以康成之博學，豈容不見，而待肅之據之以駁已耶？此必毀鄭氏之學者僞撰此書以爲己語，其序文淺語夸，亦未必果出於肅，肅之學識亦不足爲定論也。」

叔梁紇左傳襄公十七年作鄆叔紇，襄公十年又稱鄆人紇，崔氏云：「左傳近古而文義亦順曰，適，鄆魯邑，叔其字，紇其名，猶云衛叔封申叔時也，史記之文未知所本，當從左傳稱鄆叔紇爲正。」

紇嘗有功於魯。晉荀偃士句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國之弗克，孟氏之臣秦黃父

鞏重如從，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鄆人紇，（杜注：「紇鄆邑大夫，仲尼父也。」）挾之以出門者。」又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松旅，鄆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

魯襄公二十一年（周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五五二年）十月（夏正八月）二十一日孔子生魯昌平鄉

「孔子生之年月日」公羊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穀梁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洙泗考信錄：「公羊穀梁兩傳記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有一年，公羊與穀梁年同而月異，史記則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後於春秋傳者一年。余按春秋邱費之墮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三年，是史記之年證之孔子所書而不合也，魯世家及年表孔子去魯皆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四年，是史記之年卽證之其所自爲之書而亦不合也，故今從春秋傳。魯襄公之二十有一年，則周靈王之二十年己酉也。又按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既無閏月，則十一月中不得復有庚子，故今從穀梁。周正之冬十月，則今夏正之秋八月也。」

又：「孔庭纂要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余按十月庚子之文，本之穀梁，傳在襄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也，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則今八月之二十一日也，以爲二十二年生者，史記世家文耳，世家未嘗言爲十月庚子生也，以穀梁氏爲不可信乎？則十月庚子之文不必采矣，以穀梁氏爲可信乎？則固二十一年生也，何得又從世家改爲二十二年？以世家之年冠穀梁之月日，方底圓蓋，進退皆無所據，然而世咸信之，余未知其爲何說也。」

〔故里〕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爲名，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輿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闕里卽此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關壘，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輯之從征記云：『闕里背洙而泗。』卽此也。按夫子生在鄒城，身徙曲阜仍號闕里。『二十二』

孔子生而鄒叔紇死。『父死』孔子世家：『兵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二十五里。』

孔子家語：「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

洙泗考信錄：「按孔子世家但云丘生而叔梁紇死，不言何年，孔子之生，所傳固猶異詞，况父卒之年乎？且不見於經傳，無可考，合闕之。」

孔子爲兒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未幾，母死。

〔母死〕孔子世家：「孔子爲兒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聊人挽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合葬於防焉。」

禮記檀弓：「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余按世家及禮記之文，其言皆不近情理，孔子父墓，其母何故諱之？母死而殯於衢路，有是事耶？且母死之時，孔子尚少，安能預知其爲東西南北之人？其後孔子之去魯，非所願也，乃不得已也，則其言之失實，更顯而易見，凡此皆可見出於後人之附會。

〔陽虎細孔子〕孔子世家：「孔子喪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細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

余按世家之言，必失其實，孔子果如是，是不知禮也，不察於世情也，崔氏規之曰：「禮居喪者三年不飲酒食肉，小功總麻，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酒肉尚不可飲食，况敢受大夫之饗乎？輕喪尚不與人樂之，况重喪乎？孔子如是，不後貽笑於陽虎耶？家語亦覺其謬，又改其文以曲解之，曰陽虎弔孔子，告以享士之事，而孔子曰：『某雖衰經，亦欲與往。』以示不非陽虎之意，則其謬更甚焉。何則？虎弔而言享士，卽失禮其小焉者耳，衰經而往失禮大矣，以此答之，不亦慎乎？且虎果失禮，不非之足矣，曷爲而更甚之，是諂也，

不往而僞告以欲往，是欺也，聖人必不如是。」崔氏之說當矣，論語述而篇云：「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陽貨篇云：「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由此觀之，世家之文，實難置信也。

第二節 任魯與瀆齊

於時孔子貧甚，嘗為委吏，會計當，料量平；嘗為乘田，牛羊壯，畜蕃息。

〔初仕〕孟子萬章：「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孔子世家：「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

洙泗考信錄：「余按委季史史四字相似，故誤，後人又妄加氏字耳，孔子豈為季氏家臣者哉？畜牧不可以云司職，二字亦誤。」

〔問官名於鄰子〕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鄰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

名官，何故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隸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仲尼聞之，見於邾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洙泗考信錄：「按孔子初仕之年，雖無明據，然邾子之朝，孔子年二十八，爲貧而仕，亦其時也，且能自通於國君，則非庶人可知，孔子之受職，蓋前此矣。」

「齊景公與晏嬰適魯，見孔子。」孔子世家：「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蓋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刑，爵之大夫，起縶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史記齊太公世家：「景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

洙泗考信錄：「余按齊君如魯，史未有不書者，而春秋經傳皆無之，且使果有此事，孔子當述周公明王道以告之，豈得盛推秦穆乎？又按左傳是年齊侯疥，遂疢，期年而不瘳，至十二月始小愈，而田於沛，未幾返於濫臺，此何暇遠涉於魯境耶？且其辭甚淺陋，必戰國策士之所僞託。」余按崔民之言，不爲無見，論語中未嘗一言及於秦穆，今何故盛推之？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田，招虞人以弓，不道，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皮冠以

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論虞人之非招不往〕左傳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孟子萬章：「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旃，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旒，大夫以旌。」

鄭子產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歎子產之卒〕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魯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亦稱釐子，即仲孫獲。）病且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今孔丘知禮，我若殤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何忌）與南宮敬叔（說）師事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問禮於老子〕孔子世家：「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

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說，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返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騷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聞弟子曰：「烏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涿泗考信錄：「余按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經之中，不應適周。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至是年僅十三，亦不能從孔子適周，至明年孔子已不在魯，魯亦無君之可請矣。且敬叔豈無車馬豎子，而必待魯君之與之，此蓋莊列之徒，因相傳有孔子與贈禮之事，遂從而增益附會之，以誣孔子，而自張大其說。世家不察而誤采之，惑矣。」余按崔氏辯此事甚詳，今但節錄之。孔子問禮於老子一事，雖不能謂其必無，而史記之文則必有穿竇者，家語藏之而愈誣，其失實亦愈遠，甚矣治史之難也。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孔子世家和老子列傳孔子曾見過老子，這事不知在於何年，但據史記孔子與南宮敬叔同適周，又據左傳孟僖子將死命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從孔子學禮，孟僖子死於昭公二十四年二月，清人閻若璩四禮記會子問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之。」遂推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己時日食恰入食限，閻氏因訂定孔子適周見老子在昭公二十四年，當孔子三十四歲，這話很俊可信，但還有可疑之處：一則會子問是否可信；二則南宮敬叔死了父親不到三個月，是否可同孔子適周；三則會子問所說日食即便可信，難保不是昭公三十一年之日食。但無論如何孔子適周總在他三十四歲以後，當西歷紀元前五十八年以後，大概孔子見老子在三十歲與四十一歲之間，老子比孔子至多不過大二十歲，老子當生於周靈王初年。余據胡氏之說亦有可疑，昭公自二十五年出奔，至三十二年卒於乾侯，魯國八年之間無君，昭公三十二年適在日食。南宮敬叔鳥從而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故孔子果有適周之事，據史記言之，亦宜在昭公出奔之前，即孔子三十六歲以前。近人又以爲孔子既有問禮於老聃之事，則老子當長於孔子，此亦不盡然之事，古者得書不易，老子既爲周室守藏史，得觀古書，故孔子從而問之，不必因其年長於孔子也。」

昭公被逐與孔子適齊。史記魯周公世家：「昭公三十五年季康子與郈氏鬥，季氏芥鷄卵，

郈氏金鉅，季平子怒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會僞譏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因季氏入，季平子怒，囚臧氏老。臧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寔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鄆，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矣，爲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一必殺之。』」叔孫氏之臣屨（左傳作騶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執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屨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爲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至於齊。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郈而居昭公焉。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二十九年昭公如郟，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因六卿謝罪，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鄰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有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敵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領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孔子世家：「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鬥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

據世家之文，孔子之適齊在昭公出奔之後，崔氏以爲不然，宜在魯未亂之前；洙泗考信錄云：「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莒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論語八佾：『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朱子論語集注云：『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按集註無禮字）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余按春秋之時，三桓之僭多矣，聖人何獨於此一事疾之如此？然則此事卽僖所稱禘於襄公之事，豈無可疑者，此事傳不詳其年月，特因季氏之逐昭公而追記之，然傳所追記者四事，而此事半獨在後，則此事疑卽在於此年中，所謂孰不可忍者，正謂逐君之事亦所忍爲，然則孔子已逆知季氏之將逐君，非徒惡其僭而已也。孔子之至齊，據世家正在此年，但謂魯亂而後適齊，而玩其意蓋意，已有亂邦不居之心，則亂子之去魯，當卽在此時，不待於昭公之已出也。王雱氏之言云：『亦頗有理，公穀疏可必舉，以禘於襄公之傳，是其在昭公二十五年已不可決，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多忍亦兩作容忍，且季氏雖有非君之心，當其未逐君，豈能知其必有逐君之事，不能謂聖人之明，聖哲可以前知，若哲可以前知，孔子何故仕魯，而其道終不行，而去魯適齊？其周遊列國，亦不當屢遭困厄也。論語雖有亂邦不居危邦不入一之文，似非指父母之邦，孔子之去魯，豈所顧哉？既亂而去，正不得已也。』

因濟齊所主曰孔子世家：『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平子意者謂曰：『史記考證：』云余有丁曰：『昭二十五年齊世家景公與晏嬰對魯界，因魯問禮於孔子，自此

嬰與孔子相友善，今魯亂，孔子適齊，必因嬰以通於景公，而世遂謂爲請昭子家臣以通於公，或誤。」
陳氏所逐，其不肯知是。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逐。」死於爲之臣乎？百里奚，賢人也，或謂其食牛以要秦穆公，孟子猶辭而闢之，視聖人而爲逐人之家臣，以干時君乎？夫孟禽聞於子其買曰：「夫子之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買曰：「夫子溫良恭儉，自讓，賦得之。」若孔子果爲家臣以通，時君一則是非但求之，其與以通之矣，子買之言，豈一而爲若此且此語說云：「景公與晏嬰來適齊，問孔子云云，景公說。」景公如所有以孔子見，已通乎景公晏子身，亦何待於爲高氏之家臣乎？其自相刺謬也如此，此必無之，而昭子亦無。余按余崔氏之說，其理甚明，太史公何其疏漏也。此必後人所附會而太史公誤采之。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聞韶〕孔子世家：「孔子適齊，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史記索隱：「按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又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無學之文，今此合論語齊魯兩文而爲此言，恐失事實。」余按司馬貞之言是也，崔氏亦云：「世

家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蓋因論語子語魯太師樂之文而誤，不可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問政〕孔子世家「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略）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

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民，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反乎魯。孟子曰：「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去齊之故〕孔子世家：「景公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晏曰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余按世家言孔子去齊之故有三：一曰寘子之讒孔子，二曰景公待孔子之禮衰，三曰齊大夫欲害孔子，前二者崔氏皆疑之，洙泗考信錄云：「余按晏嬰齊之賢大夫也，孔子之爲聖人，晏子未必能知，若其有益於人國，則晏子必無有不知者，藉使景公不用孔子，晏子猶當薦

之，况景公自欲用孔子，而晏子乃反沮之乎？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孔子豈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者哉？伯魚顏淵之葬，雖皆後日之事，要必平生類然，破產厚葬之譏，爲不倫矣。至於滑稽倨傲，游說乞貸云云，尤與儒者不類，况孔子耶？凡譖人者，雖非其實，要必其近似之迹而附會之，以取信於世主，今晏子所言，事事皆與孔子相反，天下有如是之譖人者乎？春秋傳中記晏子之言多矣，曰：「禮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大抵皆述禮樂稱先王以規當世之失，孟子所記亦然，非儒者而能爲是言乎？今此世家之文，獨以儒爲詬病，是今而非古，蔑禮而棄樂，不但所言皆與孔子平生之事相反，卽與晏子平生之言見於左傳孟子者亦無一不相反，豈不怪也哉！且春秋之世，固無有所謂滑稽倨傲游說乞貸者也，亦無有以是譏人者，自戰國時，淳于棼到莊周顯觸儀蘇秦之徒並起，然後有以滑稽倨傲游說乞貸者，其人雖非儒，以其處士也，或有儒之者。而破產厚葬之譏，亦自墨氏教行之後始有之。然則此言出於戰國時人之口明甚，而其文淺陋，亦似戰國秦漢，絕不類左傳孟子所述者。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然則此文乃戰國以後墨氏之徒之所僞撰，以攻吾儒者，以晏子之儉，故託之，而撰晏子者又從而妄采之耳。接浙而行，不知所因者何事，要之必不困於平仲也。」余按

氏之說甚精闢，語語公冶長篇云：「子曰：『一憂平補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世家載采地，晏子必非其人也。洙泗考信錄又云：「孟子傳言其善接湖南行以善言其何故。獨論語微子篇載齊景公云：『然考其時勢，若有不齊者，孔子在昭公世，未為大夫，莊周卑，景公非能深知聖人者，何故即思以士卿待之，而云云。』」此言其刑室不能也。已景公是時年僅四五十歲，其後復在位二十餘年，歲會諸侯貢獻土方，復替年霸，亦不為云：「一老不能川也。」微子二篇，本非孔氏遺書，其中篇殘簡斷，語多不倫，吾未敢決其必然，姑存之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余按崔氏自知其理未足，故未敢詳定論，孔子在昭公世未為大夫，班尚卑，是也，彼尚輕，則不然，孟僖子之卒，而廷闔其子驥雖於子侯，而論語入相篇云：「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開之曰：「是禮也。」一可見當時孔子已頗負重望，景公是時年已四五十，亦未必不能云老，且景公之言老，乃假託之辭耳。是年復嘗，華事齊與其平時，天子言城邑之禮人春秋，孔子去齊歸魯之年，今雖確言，洙泗考信錄云：「以理度之，孔子歸魯當在定公既立之後，或至彼時去齊，或先去齊而復暫棲他國，迨定公立而後歸魯，均未可知，大抵自為意以前，傳記多闕，事難臆斷，姑存之。」

三節 再仕魯

再仕魯。前卷云：「洙泗考信錄云：『孔子在魯，定公既立，孔子復往，定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言孔子在魯，定公既立，孔子復往，定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也，其土果有羊怪，則當不止一見，苟以前未有，則古人何由識之？既數有之，又何以此後一千餘年更不復有穿井而得羊者？豈怪至春秋之時而遂絕乎？是可笑也，故今不取。」又云：「國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云云，余按吳棲越於會稽，在哀之元年，時孔子已去魯，吳使安能見孔子於魯？况吳使原來明問此事，但泛言及骨，孔子遽遠徵神怪以誇之，豈聖人之所爲乎？堯典曰：「流其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凶之罪大矣！然不過流放，今防風氏但後至耳，遽殺而戮之，禹亦殘忍矣哉！且防風氏人耶？神耶？人也則與致羣神之言不相蒙，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世家載之定公五年，又云吳敗越王勾踐會稽，夫會稽之役，既在哀元年，則定五年又何得預載之？然此本無之事，其年月亦不足深辨。」

桓子嬰臣曰仲梁懷，其爲人驕，與陽虎有隙，陽虎囚桓子而逐仲梁懷，與桓子盟而釋之，陽虎由是益輕季氏。其時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陽虎囚桓子，孔子世家：「桓子嬰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不狃爲季氏宰）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左傳定公五年：「六月季平

而無陽虎，左氏傳有陽虎而無陽貨，傳記陽虎凡數十事，獨無饋豚一事，傳稱陽虎凡百數十見，皆稱爲陽虎，未嘗一稱爲陽貨，則似乎貨自一人，虎自一人也。左傳稱人許饋舉其名字諡號，獨陽虎未嘗一稱陽貨，孟子嘗稱陽貨者一，陽虎者一，其於饋豚則稱陽貨，與論語合，不稱爲陽虎也，其於爲富不仁，則稱爲陽虎，與春秋傳鮑文子之言合，亦不稱爲陽貨也。後人何以知虎卽貨，貨卽虎也哉！今若以貨與虎爲二人，則孟子之言了然分明，無可疑者，而論語但云饋豚，亦不言其爲大夫與否，故今存之以俟考焉。」

宣公八年冬，陽虎爲亂，欲去三桓，明年，陽虎不勝，奔於齊。

〔陽虎之亂〕左傳宣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狝，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廣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微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住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聘，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

陽虎刺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入於讎陽關以叛。

又九年：「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齊侯執陽虎，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公山不狝之召）孔子世家：「宣公八年公山不狝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邇，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宣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狝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余按世家所記陽虎之叛及公山不狝之召孔子，前者與左傳頗有不合，其關係尙小，後者則本之論語而加詳，其失甚大，如不辨明，則孔子亦將爲亂臣矣！以公山不狝之憾費以叛，比文武之起豐鎬，其事類乎？不類乎？孔子豈循道彌久，温温係所試，卽擇其時不擇其人者哉！果如是，何處不可，獨公山不狝乎？崔氏辨之甚詳，可謂好學深思者矣！洙泗考信錄云：「論語云：「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矣！何

必公山氏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余據春秋傳云：「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頓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闞下，伐之，費人北」。然則是弗擾叛而孔子伐而敗之耳，初無所爲召孔子，及孔子欲往之事也，孟子曰：「孔子或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弗擾既以費叛，是亂臣賊子也，孔子肯往之乎？春秋於晉趙鞅書曰：「入於晉陽以叛」。於荀寅士吉射書曰：「入於朝歌以叛」。於魯陽虎書曰：「盜竊卞玉大弓」。孔子之惡叛臣如此，肯輔之乎？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居衛，不主彌子，况肯輔弗擾乎？弗擾庸鄙狡詐之小人也，勞仲梁懷而不見敬也，則勸陽虎爲亂，不得志於季氏也，則與陽謀殺季孫，不欲墮費也，則帥費人以攻公，其心甚狡，而其謀甚拙，安能爲東周邪？又按左傳費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時孔子方爲魯司寇，聽國政，弗擾季氏之家臣耳，何敢來召孔子，孔子方輔定公以周公之道，乃樂國君而佐叛夫，舍方興之業而圖未成之事，豈近於人情耶？費可以爲東周，魯之大反不可以爲東周乎？史記亦知其不合，故移費之叛於定公九年，（按史記之文其紀年亦甚不明，既云：「定公九年」。又云：「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叛」。若從史記之說，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定公九年亦當五十有一矣，不當云：「是時孔子年五十」。）然使費果以九年叛魯，何得不以兵討之？郈之叛也，數月而兩圍之，成之叛也，伐不踰時焉，費之叛何以獨歷四年而無事耶？定十二年傳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使費果以九年叛，

則費已非季氏之邑，季氏安能墮之？子路當先謀討費，不當先謀墮都也。史記既移費，於九年，又採此文於十三年，不亦先後矛盾乎？此乃必無之事也，曰：「聖人道大德宏，無一無不可，非可以尋常法就之義律之也，衛輒之不法，孔子嘗立於其朝矣，於費奚擇焉？」曰：「聖人者，義之歸也，聖人所爲，天下將以爲法，已則比於叛人，而非春秋以治人之叛，叛人其心服乎？不可不必比於義，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烏有悖於義而自以爲無害者哉！至於衛輒之事，尤與弗擾不類，輒、衛之君也，春秋固已衛侯之矣，不得以叛臣比，孔子居衛，乃公養之仕，不爲衛君，子貢言之矣，若欲以費爲東周，爲耶？不爲耶？曰：『孔子雖欲往，卒不往也，失何害於義。』曰：『苟可以爲東周，則何爲卒不往？苟往，有害於義，則又何爲欲往？』蓋卒不往者，經傳無其事也，欲往者，縱橫之徒相傳有是說也。卽此亦足以見其爲僞記矣。」

未幾，孔子爲魯司寇。

〔爲司寇年月之推定〕洙泗考信錄：「孔子爲魯司寇，不知何年，按春秋陽虎以八年冬戰敗，孔子以十年相定公於夾谷，爲司寇當在虎敗之後，夾谷之前。」

〔由中都宰而司空由司空而司寇〕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而大司寇。」

余按禮記檀弓亦載孔子制於中都之事，孔子家語則將爲中都宰及爲司空兩者皆載之，禮記一書，真偽難別，其所載孔子之事頗多，余皆不敢取，家語之出於魏晉人僞撰，崔氏言之詳矣。前已引其說，茲不復論。世家之文，謂孔子之再仕，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空，或誤，洙泗考信錄云：「余按孟子稱孔子嘗爲委吏乘田，考其時皆在昭公世，若至此又爲宰，則是再仕，非初仕也，陽虎作亂，孔子不仕，定八年冬陽虎始敗，九年始奔，十年孔子已相君於會，中間爲時無幾，安得由爲宰而爲司空，由司空而司空乎？又按左傳魯之孟孫世爲司空，未嘗失職，而都邑之宰，其職甚卑，乃委吏乘田之流，孔子在定公世名益崇，望益重，是以或有人有「奚不爲政？」之問，陽貨有懷寶迷邦之議，魯人固欲得孔子爲大夫，但孔子以魯亂，故不仕耳。陽虎既去，召而用之，乃事之當，不當僅以爲宰也，然則孔子固不能爲司空，卽有爲中都宰之事，亦當在昭公之世，不得如世家之說也。又按春秋經傳魯有中城而皆不言有所謂中都者，既謂之都，不宜泯泯無聞如此，而爲宰爲司空俱不見於他傳記，故今皆不錄。」又云：「世家有爲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後，家語有事無年，年譜則云：「四十七歲定公以爲中都宰，四十八歲遷司空」。余按年譜所謂四十七歲者，爲定公之五年也，是年自六月以前，權在平子，六月以後，權在陽虎，定公安能自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其意乎哉？魯之亂莫甚如陽虎時，是天地閉賢人隱之日也，孔子於此時猶爲宰與司空，亦何時不可以仕？而詭詔乃有或人不爲政之問，何耶？陽

虎威制魯君三卿，多行不義，孔子身爲卿貳，不能少改其德，可謂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矣，然終不肯去魯，及桓子受女樂，小於陽虎之惡多矣，乃不視冕而行，不幾輕重顛倒矣乎？蓋撰家語者爲世家所誤而附會之以事，撰年譜者又爲家語所誤而並附會之以其年，而不知其益增而益謬也，故今皆不取。」

〔爲司寇之治績〕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買。」劉向新序：「魯沈氏且飲其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惡，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鬻牛馬者善豫價，孔子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鬻牛馬者不豫價。」

洙泗考信錄：「余按此數事皆疆之所有，然聖人盛德感人，綏之斯來，勸之斯和，其化當不止此，此皆狐偃子產輩之所能爲，縱有之，亦不足爲聖人重，且其事不見於經傳，其有無不可知，故今不錄。」

〔聽訟〕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子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慢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節。」

也。余按韓詩外傳亦載此事而其辭異，云：「季孫欲殺而孔子止之」。且以季孫爲康子，而不言孔子爲司寇，則其事當在自衛反魯後也，崔氏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辜，胡可赦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敗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故失其道，莫矜之斯可矣，若欲因是而遂廢刑，則大亂之道也，況於元惡大憝，乃欲待教而後刑乎？詳玩其語，蓋卽論語「如殺無道」之問而傳之者過當，若荀子則又所聞異詞者也，原其意皆不過欲明聖人之以德化民耳，然言之不審，遂流入於異端而不自知。」余按其事雖不能確信其有，然崔氏之言未免過激，荀子與韓詩外傳固無因是而遂廢刑之意，拘之三月，實欲感之而已耳，威之而不可，然後刑之，豈所謂廢刑乎？孔子對季康子之問，固已言之，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謂當以感化爲先也。

昭公之卒也，叔孫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平子）葬公於墓道南，及孔子爲司寇，始溝而合諸墓。

〔昭公之葬〕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公疾，己未公薨於乾侯」。又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築鵝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難之，以自旆也，縱子忍之，後必成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鸛，鸛曰：『君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

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晉自召陵之會，伐楚無功，失諸侯，

〔召陵之會〕春秋定公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伐楚。」

左傳定公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疢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只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唯魯事晉如故。

〔魯事晉〕左傳定公六年：「春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

又八年：「秋晉士鞅侵鄭，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春景公志在求伯，與魯不和，日尋干戈，侵伐不已。

〔齊魯交惡〕左傳定公七年：「秋齊侯、鄭伯、盟於鹹，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

春秋定公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部。」

又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部。」

定公十年春三月魯及齊平，夏定公會齊景公於夾谷，孔子相，齊有異志，欲加於魯，孔子以禮誓之，齊之謀卒不行。

〔會夾谷之故〕左傳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

孔子世家：「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

洙泗考信錄：「世家云云，若孔子已得政於魯者，余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遂，於是帥師墮郟，帥師墮費。』是定公至十二年始用孔子，未久而遂去也，當會夾谷之時，孔子不過爲司寇耳，非有事權，安能危齊？若孔子於此年已聽國政，至十二年，踰三年矣，何不聞其有成者何在乎？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後世推之則然，其門人或有知之者，他人不能也，若人盡知孔子之能興其國，何至終其身而不見用？况犁鉏狙詐之人，尤不足知聖人，安有遽以危齊爲憂乎？因傳有犁鉏欲以兵劫魯侯之事，而遂誤以會時之策，爲在國之謀，而不知其謬也。曰：『然則齊何故而與魯爲會也？』曰：『經府傳之文甚明，學者自不察耳，

蓋自昭公以前，諸侯莫不事晉，自召陵會後，而晉漸以失諸侯，故定公之七年，齊梁鄭伯盟于鹹，齊侯衛侯盟於沙，獨魯事晉如故，不與諸侯之會，而又爲晉討鄭，討衛，故齊使國夏再伐魯，而魯亦兩侵齊，直至陽虎奔後而魯始與齊平，會於夾谷，明年又與鄭平，故左傳云：「始叛晉也。」然則魯自因叛晉而與齊會，豈齊懼魯用孔子而與魯會哉？
〔齊人以兵劫魯君〕左傳定公十年：「鞆彌言於齊侯曰：『孔子知禮而無勇，若使秦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譴，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穀梁定公十年：「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執殫，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遽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何爲？』」
孔子世家：「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士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被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

而登，不讎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作，麾而去之。」

泚泗考信錄：「余按穀梁傳文與左傳詞小異，要其意不相遠，世家則又采穀梁傳之文而附會之，以致失其本來之意，何者？傳所謂鼓譟而起者，乃戰鼓之鼓，非樂鼓之鼓，諸侯之會，原無奏樂之事，矛戟劍撥亦不可以云樂，且晏子自昭末年至此，已十八年不見經傳，安得復存，如其果在，又奚容不諫？」

〔要盟〕左傳定公十年：「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

〔魯曰〕：「齊師出竟而要魯以三百乘從，是齊以懸鄙視魯也，卑魯實甚，聖人必以禮拒之，安肯請汶陽之田而勞吾民以奉鄰國？况汶陽旣歸，則魯當共命，何以終定公之世，盟黃會，牽屢書於冊，而不聞魯爲齊役乎？垂葭之役，齊師出竟矣，魯未嘗以三百乘從也。」

〔崔氏〕亦云：「盟不書於經，恐出於附會，未敢必其然也。」

〔由斯言之〕左傳之文，失其實矣。

〔齊侯享定公〕左傳定公十年：「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旣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知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郕、龜陰之田。」

余按齊侯將享定公事，穀梁史記皆不載，其事之有無未可知。

〔優施之舞〕穀梁定公十年：「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

孔子世家：「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焚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

崔氏謂穀梁所載，卽左傳齊侯將享公，因孔子之言而不果享之事，由傳聞者異詞，穀梁氏誤采之，余謂或原一事，由傳聞者異詞，穀梁氏誤采之，或原爲二事，而左氏遺之，皆不可知。崔氏又云：「萊人之刳，意將以懼魯也，會畢之享，言欲以合歡也，若使優施舞於魯幕下，欲何爲者？幕下之舞，罪之小者耳，何至使之手足異處，鼓譟以刳魯君，乃反驅而去之而遂已，何其刑罰輕重之顛倒耶？且穀梁氏之意，以爲會畢而舞於魯之館，故魯司馬得以行法，若如世家所云，奏樂於會所，則齊君在前，魯有司安得加法於齊人乎？」

以上所言以萊兵刳魯侯，要盟，及齊優施之舞三事，其中要盟一事，出於附會，已論之矣，其餘二事，或謂亦不當有，夫兩君好會之地，必無遽行誅戮之禮。左氏曰：「士於之。」穀梁曰：「使司馬行法焉。」此武夫鬥力者之所爲，而敢以誣聖人乎？余謂事本可一概而論也，左氏不已明言之乎？以萊兵刳魯侯，乃景公惑於犴彌之言，以孔子知禮

而無勇也，刳魯侯不遂，以優施舞幕下，亦欲以非禮加魯而弱魯也，不能因其文字不純遂言其事之必無，然則此二事之有無不可知也，古人不復起，姑存之以俟來者。

已而歸魯鄆譚龜陰之田。

〔歸田之故〕公羊定公十年：「齊人曷爲來歸鄆譚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

余按公羊定公十二年又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帥師墮郟，帥師墮穀。」說必有一誤，余謂十二年之說得之，蓋定公十年，孔子但爲司寇，未嘗得魯政，崔氏已辨之，歸魯田非由孔子之得政也。

穀梁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譚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孔子世家：「景公懼而動，知譏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

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龜陰之田以謝過。」
洙泗考信錄：「余按世家之文，本之穀梁而頗增益其詞，殊不近理，一刳不成，何遂至於大恐遽歸田以謝過？即云爲義所屈，景公之賢，亦不能至是，且穀梁所載，景公責其羣臣之言，乃在頰谷退會之時，非謂其歸國而悔過也，然穀梁之文本不分明，所謂蓋爲此者，

爲會乎？爲鼓譟乎？爲司馬行法故乎？於文意皆可通，何由決其所指耶？又按哀十五年成
叛適齊，其冬及齊平，齊人歸成，蓋此皆非齊人之所自取，乃叛人以之適齊者，齊魯既
和，則復歸之，本不足異，亦不必爲之說也。鄆諸龜陰之田，乃九年陽虎以之奔齊者，皆
在汶水之陽，世家云：「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亦誤，至正義（史記正義）所云：
「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者，說尤淺陋不足辨，余按杜氏注云：「鄆
諸龜陰三邑，皆汶陽田也，陽虎九年以此奔齊。」孔氏正義云：「傳言孔丘使茲無還揖對
齊，要令反汶陽之田，乃與之盟，齊人爲是歸此三邑，知三邑皆汶陽田也。」史記以汶陽
爲三邑之一蓋誤認左氏之文也。「齊何故歸此三邑之田？修好也，崔氏之說，可謂得之。
魯自宣公立，君失其政，政在三桓，及昭公世，陪臣日強，定公五年，季桓子卒，陽虎以陪臣
執國命矣，定公九年，陽虎雖敗，而陪臣之勢不衰，各因三桓之域以自固。仲由爲季氏宰，將
墮三都，定公十二年夏，於是叔孫氏帥師墮郕，將墮費，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孔子命申句
須樂頎伐之，公山不狃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氏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子僞不知，我將不墮。」是年冬十二月，定公圍成，弗
克而止，墮郕之策，由是功敗垂成。

〔魯君失政〕左傳文公十八年：「春二月丁丑公薨，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
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

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於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良姜。」

正義曰：「惡是齊甥，齊侯許廢惡者，以世適嗣立，不受齊恩，宜以非分得國，請恩必厚，齊侯新立，欲親魯爲援，故許之。」

又宣公十八年：「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

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

（子家東門氏，公孫歸父也，襄仲之子。）復命於介，遂奔齊。」

（家臣之強）左傳昭公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卽公子慙）『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濫不克，以費叛，如齊。」

又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

「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之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

民將叛之，他與居邑，若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論語季氏：「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朱子論語集注：「此章專論魯事，疑定公時語，魯自文公薨，公子遂（襄仲）殺子赤，（惡

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

〔墮三都〕公羊定公十二年：「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郕，帥墮師費。」

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臺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代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郕，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費克。」

左傳正義：「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伐而不克，十年（定公）侯犯以郕叛，一年再墮而不克，良由其城險固，家臣數以背叛，仲由爲季氏宰，進計季孫，防其後患，令墮三都，以是故毀壞其城，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郕，帥師墮費。」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但傳稱費人襲魯，而仲尼在焉，是仲尼知其事，謂墮之爲是，故不禁也。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耦國，仲由逮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圍之。」

洙泗考信錄：「按司寇下卿耳，然至昭襄之世，非上卿亦有爲政者，宋樂喜以司城鄭子產以

次卿是也，桓子知孔子，故使以司寇爲職，故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明皆桓子之任之也。」

余按孔子世家載墮三都事於定公十三年，世家文誤。

第四節 周遊列國

孔子爲魯司寇，與聞國政，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孔子行。

〔誅少正卯〕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買，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子之以歸。』」

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還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 達而險，二曰 行辟而堅，三曰 言僞而辯，四曰 記醜而博，五曰 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飭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

也。」

洙泗考信錄：「余按孟子及春秋傳，孔子但爲司寇，未嘗爲相，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孟子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然則是季孫爲魯相而能行孔子之言耳，非孔子爲魯相也。春秋之時，無以相名官者，秉政之卿，謂之相某君，非官之名，不可云攝，蓋夾谷之會，當使上卿相禮，以孔子之知禮也，越次而使之，如狐偃之讓趙衰者然，故或謂之攝相，傳聞者不知，遂誤以爲相國之相耳。」

又：「余按論語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周人以粟，曰：使民戰栗。」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聖人之不貴殺也如是，烏有秉政七日而遂殺一大夫者哉！三桓之橫，臧文仲之不仁不知，論語春秋傳言之詳矣！賤至於陽虎不狃，細至於微生高，猶不遺焉，而未嘗一言及於卯，使卯果嘗亂政，聖人何得無一言及之？史官何得不載其一事？非但不載其事而已，亦並未有其名，然則人之有無蓋不可知，縱使果有其人，亦必緣緣無聞者耳，豈足以當聖人之斧鉞乎？春秋之時，誅一大夫，非易事也，况以大夫而誅大夫子？孔子得君，不及子產遠甚，子產猶不能誅公孫黑，况孔子耶？尹諧等之誅，不見經傳，皆不足信，管蔡欲危王室，亦非卯之比也。此蓋申韓之徒，言刑名者誣聖人以自飾，必非孔子之事，而世人皆信之，故余不得不辨。」

「再去魯」孟子告子：「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
論語微子：「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孔子世家：「齊人聞而懼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庸逼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驢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驢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詞，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洙泗考信錄：「按孟子但言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未嘗言歸女樂一事，春秋於歸僖歸昭歸懿之事無不書，而女樂之歸，獨不書於經，亦不見於傳，惟論語微子篇有之，而是篇篇殘簡斷，吾未敢決其必然，姑存之以俟夫好古之士焉。世家云云，蓋因論語之言而附會爲之者，其謀與秦穆公問由余之智略同，皆似秦漢以後詐僞人之所爲，不類春秋時事，三傳所紀春秋時絕無此等事，獨史記數數言之，不足信也。且考世家所載，定公十年黎鉏已有用魯孔子，其勢危齊之語，既有沮之之方，彼時何不用之，乃爲會於夾

魯，是年齊歸汶陽之田，已致地矣，僅三四年，何以又謀致地？是年會畢之時，景公方責鞮，謂不以君子之道教己，以獲罪於魯君，今日何以又聽鞮之謀乎？詳世家之文，先後矛盾，首尾背馳，乃必無之事，蓋戰國策士之所偽撰，故今皆不取。」

孟子萬章：「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再去魯之年」孔子去魯之年，史記孔子世家魯世家衛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互異，後人之說，亦各不同，洙泗考信錄云：「史記魯世家孔子去魯在定公十二年，孔子世家在十四年，余按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墮郟費，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帥師墮郟，帥師墮費。』是孟所謂見行可之仕者，卽此夏墮郟墮費之時，既云三月不違，則三月以後，魯國已不用孔子矣！不用而祭，祭而行，月餘日事耳，然則孔子之去魯，當在定公十二年秋冬之間，孔子世家誤也。又十二諸侯年表去魯亦在定公十二年，與魯世家合，當從之。」狄子奇與江永皆謂孔子之去魯在定公十三年，江永鄉黨圖考云：「孔子世家去魯適衛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公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園，大蒐於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魯及世家皆於十二年書去魯事，衛世家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當魯定十三年，蓋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夫子春去魯，而夏築蛇淵園，大蒐於比蒲，諸糝政卽作，尤可見聖人在位之有裨也。」余按孔子去魯之年，當以江永之說爲是，何則，孟子云：「從而祭，燔

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史記云：「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是孟子之所云從而祭，卽史記之所云郊也，余按春秋書郊或不郊凡六見，一在僖三十一年夏四月，一在宣三年春正月，一在成十年夏四月，一在襄七年夏四月，一在定十五年春正月，一在哀元年夏四月，襄七年左傳云：「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七年穀梁傳皆云：「夏四月不時也。」哀元年又云：「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是郊當在春，然亦有在夏者，旣曰郊，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則當在定十三年春或夏明矣！必不在十二年也。又按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據左傳所載，孔子歸魯，在哀十一年冬，定公在位凡十五年，孔子於定十三年去魯，至哀十一年反魯，凡十四年，與世家去魯十四歲之說相合，故今從之。崔氏謂孔子去魯，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間者，因見定十二年冬，圍成弗克，以爲不知其弗克而輒圍之，圍之弗克而遂置之，輕舉妄動，有始無終，皆非聖人所爲，而不知孔子之往魯，並非言聽計從，至圍成弗克，孔子知其道之不行，由是假燔肉不至而去魯也。

魯定公十三年（衛靈公至十八年）孔子適衛，主顧離由家，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子路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適衛所主〕孟子萬章：「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離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

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讎直與待人瘡環，是無義無命也。」

孔子世家：「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

洙泗考信錄：「世家云：「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按孟子作顏離由，世家疑誤，其謂子路妻兄云者，蓋因彌子爲子路僚壻而誤也。」

孔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其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畏於匡，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顏淵後，孔子曰：「子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孔子微服過宋，辟宋司馬桓魋之難也。

《周遊列國之行程》余按世家載孔子，凡五去衛，再適陳，五去衛，其四皆在衛靈公之世，而其二皆未出境而反，其一則在衛出公時，僕僕風塵，似備極忙碌矣！其然乎？其不尼信乎？詳考之，太史公誤也，吾從崔氏之說，洙泗考信錄云：「世家孔子於靈公時凡四去衛，而再適陳，其初適陳也，以定公卒之歲，適宋，遭桓司馬之難，至陳，主司城貞子，蓋本之於孟

子。其再適陳也，以靈公卒之春，乃魯哀公二年，而誤以爲三年，因靈公問陳而遂行，蓋本之於論語。余按論語孟子所記，乃一時事，論語記其去衛之故，而孟子敘其道路所經，與在陳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誤分爲二，遂謂孔子至陳，三歲而反乎衛，由衛而再適陳以實之，不思定公卒之歲，距靈公之卒僅二年，而孔子居陳三歲，并曹宋鄭蒲之滯及在衛臨河之日計之，當不下四五年，如此則靈公之卒，固已久矣，尙安得陳乎？其謬一也。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子云：「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兩章亦一時之語，而所傳異詞，世家亦分爲二，遂謂孔子凡兩發嘆，一屬之初致陳，一屬之再至陳，夫既思狂簡而反衛矣！而及至陳奚爲者？至陳而又思歸以裁狂簡，何其行止之無常乎？其謬二也。（由是言之，孔子無自衛再適陳之事矣。）過匡之役，以恐獲罪而去，未出境也，無故而反，臨河之役，無故而去，亦未出境也，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不得已而復反，孔子之去就若是之苟乎？孟子曰：「古之君子，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去果是也，則不當不召而自反，如可反也，則毋寧始之不去之爲愈乎？而何爲乎僕僕於道途而不憚其煩也？其謬三也。（由是言之，孔子無二去衛未出境而反之事矣。）且世家以定十四年適衛，而年表已於是年至陳，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魋之難，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衛，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陳反衛自衛復至陳之事年表

皆無之，即其所自爲說，已自改之，而學者反皆遵之，甚不可解也。今取孟子過宋之文，論語問陳之事，合而爲一，在陳之嘆，論語孟子所記亦而合之，則事理瞭然明白。『崔氏所見誠是，世家之誤既如此，其紀此數年間之事，亦多失實，當詳辨之如次。』

（去衛）孔子世家：『居頃之，或謂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違罪，居十月去衛。』

洙泗考信錄：『論語孔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孟子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又曰：「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所謂際可蓋卽禮貌盛衰之義，孔子去衛，必不待於靈公之疑，烏有恐懼罪而後去者哉？」余按史記索隱云：「一出一入，謂以兵仗出入以脅天子也。」此事殊不足信，孔子羈旅於衛，未有事權，豈能亂人國而至出入以兵仗脅之，且孟子曰：「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孔子之聖，靈公未必知之，然必不至疑孔子之將亂其國也，使果如世家所言，其後又屢記衛靈公之世，孔子反衛之事，能不懼靈公之追咎其事乎？且既以兵仗相脅，又何故得脫，然則此乃必無之事也。

（畏匡）孔子世家：『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頰陽虎，拘焉，五日。』

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

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孔子使從者爲寧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

論語子罕：「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

余按畏匡之事，世家所載，蓋本之論語而附會之，如世家所言，則不能通矣！洙泗考信錄云：「孔子在魯爲司寇，居衛見禮於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當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誤以爲虎，況拘之五日，亦當出一言以相詰，乃至竟不知其非陽虎，豈人情耶？匡人欲殺孔子，斯殺之矣！如不欲殺，斯釋之矣！拘之五日欲奚爲者？而寧武子之卒，至是已百餘年，寧氏之亡亦數十年，從者將欲爲誰臣乎？此其爲說至陋，皆必無之事，而世咸信之，雖朱子亦采之，其亦異矣。」莊子與孔子家語亦載此事，莊子皆寓言，不足異，家語一書，出於後人僞撰，采他書而成，前已辨之矣，茲亦略而不論。曰：「然則此事之真象可得聞乎？」余謂崔氏之說近之，洙泗考信錄云：「此必孔子聞匡人將殺己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倉卒避難，故與顏淵相失，故不曰拘於匡，圍於匡，而曰畏於匡，不然，已爲所拘所圍矣，生死係於其手，而猶曰：『其如子何？』聖人之言，不近迂。」

乎？然則此事當與微服過宋之事相類，不得如世家之說也。崔氏又疑畏匡與微服過宋乃一事，而後人誤分爲二，其說亦頗有理，但未敢必其然也，世家載孔子去匡，卽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其說亦非，既云孔子乃恐獲罪而去，何故月餘而反？如恐獲罪而去是，則月餘而反非，如月餘而反是，則恐獲罪而去非，孔子之來去必不如是之苟也，反而主蘧伯玉家，然伯玉自魯襄公二十九年以後，卽不見於傳，豈其可述者皆少年事，晚節竟無一可述者耶？是亦可疑者。

〔見南子〕孔子世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卽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

論語雍也：「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余按世家之文，本論語，其事實有可疑。南子淫亂，人皆知之，孔子何故見之？南子故欲見孔子？使南子欲見孔子，孔子亦將固辭而不見也，如陽貨之欲見孔子然，安能以不得已爲解，洙泗考信錄云：「論語子見南子章，漢孔安國固已疑之，孔氏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焉。』蓋男

女之別，本不應見，加以淫亂，益非所宜，而指天爲誓，亦與論語所記聖人平日之言不倫，孔氏疑之，是也。何晏集解，全采此說，不復別陳所見，則妄忤疑之矣！自晉以來，乃或曲爲之說，樂肇訓否爲屈，蔡謨訓矢爲陳，謂孔子爲子路陳天命，否屈乃天命所厭，見南子者，時不獲已也，其說巧矣！然文義則牽強難通，事理則無所發明，且孔子在衛，乃際可之仕，禮貌衰則去之，亦不至於時不獲已而自屈也。朱子謂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且據世家之文以爲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其說似矣，然古禮不可考，春秋傳中亦殊不見，則朱子亦僅出臆度，恐不足據也。（朱子註此章與陽貨欲見孔子章，謂：「陽貨爲季氏家臣，名虎」。又曰：「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其誤相同，一謂見小君禮也，一謂貨名虎，皆出臆度。）或以南子爲南蒯。（宋孫奕之說，謂：「南子爲南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孔子見之，與欲赴弗擾佛胥同意。」）南蒯固不優於南子，而其時亦不合，所謂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辭者，其說益陋，不足辨矣。（南蒯之叛季氏，在昭公十二年，時孔子年方二十三，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四，其說可謂鑿而不通矣。）

（靈公辱孔子）孔子世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乘，招搖過市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是歲魯公卒。」

洙泗考信錄：「孔子之聖，必不爲夫人次乘，靈公雖無道，知致敬孔子，必不以夫人之次乘辱之，君子見幾而作，禮貌衰則去之，爲夫人次乘，而僅衰而已？孔子豈待如此然後去乎？此事之必無者。」余按世家之文，去情理甚遠，靈公之待孔子，必不如是，孔子亦不至受其辱而始去，太史公可謂好怪誕不稽之說矣。

〔桓魋之難〕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孟子萬章：「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

洙泗考信錄：「孟子云：『過宋』。是孔子未嘗立於宋之朝也，其上文云：『不悅於魯衛』。其下文云：『主司城貞子』。是孔子由衛至陳，經宋之境，亦未必至於宋之國也。曰：『將要而殺之』。曰：『微服過宋』。是魋知孔子將過宋境，使人要之於路，微服而行，則人不知其爲孔子，故獲免也。『其如予何？』之言，當在此時，事理甚明，無可疑者，世家乃云：『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云云』。若果孔子尚在樹下，魋拔其樹，孔子何以能免？至此乃去，不亦晚乎？兵刃交集，猶曰：『其如予何？』不迂乎？崔氏辨世家之誤可從，請

孔子未嘗立於宋之朝，亦未必至於宋之國，則不然，孟士云：「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司城名官，唯宋有之，他國無有也，左傳桓公六年云：「宋以武公廢司空」。杜注：「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要之孔子居宋之時甚短，孟子之文不甚分明，孔子去衛之後，將適宋耶？或將逕適陳而道經宋耶？其遭桓魋之難在至宋之初抑去宋之時耶？魋欲殺孔子之故，亦不能知矣！或引曲禮及家語賢君解，謂孔子嘗與宋君言治道，又刺桓魋之自爲石槨爲不知禮，故桓魋欲藉習禮樹下而殺孔子，其說不足信，蓋禮記家語真僞混雜，難於辨明，今以爲證，惑矣。

宋。其子未嘗立於宋之時也。其上文云：「不對於魯」。孔子之形貌。孔子適世家：「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頰鼻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學營若喪家之狗。』子貢以筆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余按世家之文殊不雅馴，或乃傳聞，太史公采之耳。蓋氏所謂「齊東野人語」好事者爲之也。今以亦往往有言古人之形貌若親見者然，亦此類也。宋臣諫諍錄孫其子。其適陳，陳司敗（卽同寇）問孔子曰：「昭公知禮乎？」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與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乘。而對妻曰：「吾子豈有故哉？」

去衛之年。孔子世家：「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以取三邑，命

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於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

若世家之文不誤，則孔子適陳當在定公十四年冬或十五年，蓋楚之圍蔡在哀公元年春，吳

伐陳在是年夏，蔡之遷于吳則在二年冬十一月。孔子自衛靈公三十八年適衛，其去衛當在

衛靈公三十九年秋冬之間，屆衛之時，不出二年，世家之年，與十二諸侯年表合，故其說

可從。對靈公四十二年夏四月，靈公卒，故世家謂孔子居陳三歲而反衛，衛靈公問陳云

云，其說甚謬。至世家謂孔子適陳，主司城貞子，其說之誤，前已辨之。蓋誤認孟子之文

也。

〔陳使問矢〕孔子世家：「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磬，矢長尺有咫，陳潛公使使

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

賈，使無忘職，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磬，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

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

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余按世家之說，本之國語，肅慎去陳遠矣，隼爲矢所貫，安能飛千里而至於陳廷？此事與

吳使問骨節事同屬怪誕不稽，蓋皆出後人傳聞，欲以此稱聖人之博，而不知其誣也，太史

公誤采之，以爲確有其事，於是後人亦皆從而信之矣。

〔思歸之歎〕孔子世家：「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疆，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

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

余按吳侵陳，在哀公元年夏，修舊怨也，未能得志。十二諸侯年表以陳湣公六年（魯定公十四年）孔子適陳，至是將三年矣！孔子居陳三歲之語不誤，而思歸之歎則不當發於此時，何以知之？使孔子此時果有思歸之歎，據世家所載，是年孔子即已反衛，則可以歸矣！明年何故反南適陳蔡而再發思歸之歎？孔子之行止未必如是，崔氏謂太史公誤認論語孟子之文，以爲凡兩發歎，而不知爲一事而所傳異詞，可謂得之。

〔蒲人止孔子〕孔子世家：「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賁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鬥而死。』鬥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從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

余按春秋經傳無公叔氏以蒲叛之事，定十四年經云：「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傳云：「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公叔氏衛大夫，春秋於大

夫之叛無不書，公叔氏果有以蒲叛之事，春秋經傳何故不言？而但云公叔成來奔？且公叔氏自定十四年出奔，至此將三年矣！蒲衛屬邑耳，靈公好戰，屢伐晉，而不敢伐一蒲，將聽其叛耶？是亦事理之必無矣，此乃後人所僞撰，太史公不察而誤采之耳。

〔佛肸之召〕孔子世家：「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畔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洙泗考信錄：「論語陽貨篇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云云，此事世家載之自蒲適衛之後，余按佛肸以中牟叛，是亂臣賊子也，孔子方將作春秋以治之，肯往而助之乎？肸與公山不狂皆家臣也，孔子魯大夫也，孔子往，將臣二人乎？抑臣於二人乎？臣二人則其勢不能，臣於二人則其義不可，孔子將何居焉？夫堅者誠不患於磨，然未有恃其堅而故磨之者也，白者誠不患於涅，然未有恃其白而故涅之者也，聖人誠非小人之所能汚，然未有恃其不能汚故入於小人之中者也，故不磷不緇之說，爲見陽貨解則可，爲赴不狃佛肸之召解則斷不可。且孔子將往何爲耶？不助之耶？固無所用於往，往亦將不相容，助之耶？則已磷已緇矣！尙得自謂堅白乎哉？又按佛肸之叛，乃趙襄子時事，韓詩外傳云：「趙簡子薨，宋

葬，而中牟叛之。葬五日，襄子與師而攻之。新序列女傳亦以爲襄子，襄子立於魯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胥安得有召孔子事乎？魯定公十四五年至哀公初年，中牟方爲范中行氏之地（見左傳哀公五年），佛胥安得據之以叛趙氏乎？又幾夫子云者，稱甲於乙之詞也，春秋傳皆然，未有稱甲於甲而曰夫子者，稱於孔子之前，亦曰夫子者，惟侍坐武城兩章及此章而已，此蓋戰國時人所僞撰，非門弟子所記，故今與不弔之召皆削之不齒。余按崔氏之說，其理甚明，公山不弔與佛胥之召，而孔子欲往，此二事必後人所僞撰而託諸孔子以自便其私，以自成其說也，蓋人有好古之心，而孔子又爲後人所尊之聖，故從而託之，歷時既久，人皆信之而不知其僞矣！崔氏表而出之，爲孔子辨明，豈僅使今後之人得知孔子行事之實，於世道人心，其補益亦甚大也，其功可謂偉矣。

〔擊磬於衛〕孔子世家：「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余按世家之文，本之論語，玩其詞意，似在靈公之世，出公非用孔子之人，靈公世孔子既無用陳道衛之事，故余繫之於自魯適衛之時。

〔學鼓琴〕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

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余按論語云：「擊磬襄。」而不云能琴，亦無孔子學鼓琴於師襄之事，孔子之於樂，在齊聞韶，其用力已深，恐不當至是始學鼓琴也，十日不進，師襄子與孔子之對語，殊屬泛泛，且近乎神矣！似出後人附會，不足信也。

「將西見趙簡子」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之死也，臨河而歎曰：『善哉水！洋洋乎！堯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晉國之遺失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在聞之也。』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尙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於陬，作爲蘧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

余按趙鞅之爲人，定公九年陽虎奔齊，奔宋，遂奔晉，適趙氏，左氏載孔子之言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是趙鞅容叛臣也，定公十三年春鞅書曰：「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趙鞅乃亂臣賊子也，使簡子召孔子，孔子亦將不見焉，豈有不待其召而往見之乎？竇鳴犢、舜、華、不見於經傳，亦不見於晉世家及趙世家，惟孔子世家載其名而不載其事，既曰竇大

夫，何故沒沒無聞如此，然則其人之有無，甚可疑也。鞅衛之仇也，時衛叛晉，互爲敵國，孔子於衛，雖未有職，然亦際可之仕也，且居衛頗久，無故去之而適其敵國，且往見其仇，於義實有未安，往而不遂，復反乎衛，將何以見其君及其國人？佛胥趙之叛臣也，趙比衛之仇也，或召而欲往，或不召而將自往，忽而衛，忽而中牟，忽而晉，忽而反乎衛，不計其叛，亦不計其仇，可謂朝秦暮楚矣！孔子豈其人乎？其事純出後人僞託，必非孔子之事明甚，崔氏削之，可謂先得我心矣。

〔靈公問陳〕孔子世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出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聩于戚，陽虎使太子絺，八人襄經，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屠焉。冬蔡遷於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聩在故也。」

余按世家所載，本之論語，孔子既無自衛再適陳之事，故余繫問陳於始去衛之時。又按春秋衛侯卒，出公立，趙鞅內蒯聩於戚，蔡遷於州來，皆哀公二年事，齊助衛圍戚，則在哀公三年春。

〔桓僖之災〕左傳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隳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孔子世家：「夏魯桓盤廟燬，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桓盤廟乎！』」曰：「而果。」

此事雖出左傳，然未盡信，左傳所載僖中之事甚多，疑出事後附會。或曰：「聖人豈非有先見之明乎？」曰：「非也，其能先見者，事理之當然也，偶然之事，意外之變，雖聖人亦不能先知之也。」

「康子欲召孔子」孔子世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面歎曰：『昔此國幾與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與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人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

余按季桓子命康子之言，不見於傳，冉求爲季氏宰，至哀十一年始見於傳，冉求果。哀公三年歸魯而爲季氏宰，至哀十一年則八年矣！傳何故無一言及之？冉求何故不言之康子，使召孔子？且爲宰不能謂大用，是皆可疑者，故其事之有無未可斷言也。又思歸之歎，不當發於此時，既思歸矣，乃南適蔡，後三四年始反衛，七八年始反魯，何耶？故此歎宜在

將返衛之時，不當在未適蔡之前。

適楚，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往來陳蔡〕余按世家謂孔子適蔡，在哀公四年（蔡昭侯二十八年），明年，自蔡如葉，其文不可爲據。孔子自陳潛公六年冬或七年春適陳，或陳或蔡，其年不可詳考，不必強爲之說。蔡自哀公二年冬十一月遷吳之州來，四年夏葉公致蔡於負函，是蔡自哀二年冬十一月以後，其地卽入於楚矣！葉公治之，州來去陳甚遠，孔子是否嘗遠涉其地，今不可知，故葉公之間，或在蔡或在葉，要之其年其事皆不可確指，苟強爲之說，以合世家之文與孟子未嘗終三年淹之語，愈見其穿鑿。

楚狂接輿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

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孔子撫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孔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而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長沮丈人二章之真偽〕論語徵子篇載此三事，長沮丈人二章，崔氏疑之，謂：「其文似莊子，與論語他篇之言不倫，又謂其中所載孔子子貢之言，於聖人憂世之心無所發明，而分行義與行道爲二，於理亦似未安，莘野南陽，豈得概謂之亂倫乎？」余按崔氏之理不足，此二章之文，較他篇稍繁耳，未可曰不倫，行義行道分以爲二，非子路之意也，子路之意，蓋謂不論時之可否，皆以不仕爲志，是不義也，余是故不從崔氏之說。

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陳蔡之厄〕孔子世家：「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明年，孔子自蔡如葉，去葉反于蔡，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陳父，孔子聞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

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危矣！」於是以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慄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作色，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也？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豈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余按論語、孟子、記陳蔡之厄，其文甚簡，左傳又不載此事，而世家言之甚詳，果太史公所聞所見過於前人乎？曰：「是不然也」。世家之文，其失甚多，茲分而論之：一曰其時陳方事楚，故吳伐之，而楚救之，孔子將自陳適楚，陳安得止之？二曰蔡自哀二年遷州來，與陳相去甚遠，陳欲止孔子，則止之耳，何必與蔡謀，果相與謀，則謀定而孔子已遠去，又烏從而止之？三曰陳蔡既相與發徒而圍孔子，則不下萬人，孔子從者不過數十人，何以能免？四曰既圍孔子於野，則孔子危在旦夕，安得從容與弟子談論，談論未終，將爲人所獲矣！五曰論語多識一貫之文，與絕糧困窮之義，了不相關，自當各爲一章，朱子分之是也，太史公合而言之，可謂失於深思矣！六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雖不能無怨天尤人之意，然未嘗有信道不篤之心。孔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又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其自信果決如是，烏有以未仁未知疑孔子者哉？是亦言之不倫矣！七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勸之斯和」。又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非子貢，其能言之乎？而今曰：「夫子蓋少貶焉！」是求苟容而已，豈子貢之謂乎？八曰顏子之言固當，而欣然欲爲之宰，師弟子之間，其言如是，毋乃不可乎？九曰孔子之獲免於難，既由昭王與師以迎之，其後楚之於陳，何故不聞有一責讓之言？由是言之，世家之文，出於附會，明甚！太史公疎漏如此，致千載之後，而勞吾人爲

之辨，可歎也已！曰：「然則陳蔡之厄，其事果如何？」洙泗考信錄云：「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獨其於陳蔡也，則曰：『無上下之交。』蓋古之適他國者，君大夫必饋之餼，而陳蔡皆無之，以此致厄，如晉重耳之不禮於鄆衛，乞食於五鹿者然，烏有所謂發徒役以圍孔子於野者哉？春秋傳云：『陳不救火，君子是以知其先亡。』國語亦言陳之道路不修，賓旅無所依，故單子知其必亡，蓋陳之國事日非，其君大夫不恤賓旅，孔子亦不樂立於其朝，而蔡乃楚境，楚人亦務富國強兵，非能尊賢養士之國，雖有葉公之輩，度亦暫與相依，而未必遂久與相處，是以往來兩地，未有定居，其窘餓窮乏，蓋亦非一日之事矣！故曰：『厄於陳蔡之間。』言非一時非一地也，其反衛也，曰：『公養之仕。』言其僅能免於昔日之絕糧也。」孔子之厄於陳蔡，已非一日，至陳之被兵，孔子之困乏較前愈甚耳。

「昭王之封與子西之讒」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賈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

余按世家之文，必出於後人附會，非有其事也，果如世家所言，則當時知孔子者莫如子西，子西豈其人乎？此理之不可通者一也。子西之知孔子，既如是之深，謂以地封之則不可，何故不勸昭王用之，而聽其去，何耶？此理之不可通者二也。其時子貢尚未出使諸侯，子路未嘗爲將率，顏回宰子亦無所表見，子西烏從而知之？弟子之才能，惟孔子知之，故能因才而施教，他人不能知之如是之審也，此言必後人觀諸子之行事及孔子之所云而爲之也，此理之不可通者三也。書社者，杜氏曰：「二十五家爲社，書之載籍也。」書社非地名，不可曰書社地，此理之不可通者四也。據左傳哀公六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陳，師於城父，是年秋，昭王卒，軍，世家謂孔子適楚在此時，則其時方軍旅倥傯，豈議封孔子之時，此理之不可通者五也。由是言之，其事乃必無者矣！

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去陳反衛，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反衛與子貢問爲衛君〕余按孔子世家，謂孔子自楚反衛，其說不可據，蓋當哀公六年，孔子無適楚之事也，當以自陳反衛爲是，反衛之年，世家云哀六年，衛世家與十二諸侯年表云哀公十年，（衛出公八年）其說不同，考之他書，當以哀公六年爲是，洙泗考儒錄云：「論語述而篇爲衛君章所稱衛君，先儒皆以爲出公輒，玩其詞意良然。按春秋傳哀公七年：「公

會吳。鄆，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及季師戰於郟。」則是孔子至衛之後，二子自衛先歸魯也，或者二子知夫子之不爲而遂去耶？然則此章問答，當在孔子反衛之初，哀公六七年間。或曰：「爲衛君章不必發之於反衛之時，或在楚，或在陳，亦未見其不可也。」曰：「是不思而已矣！出公非賢聖之君，當孔子之在陳，豈將遽反而助之耶？弟子亦不得有此問明矣！」孔子之反衛，因陳蔡之不可復留而去，衛雖多事，較之陳蔡則稍差耳，且衛乃孔子胥居之國，非因出公之可爲也，既反，衛人欲得孔子而爲政，故弟子疑而問焉，正名章子路之問，亦由是也。

子路問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余按世家載此章於出公時，云：「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在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故子路以是問。」其說可從。

第五節 歸魯

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孔子，孔子曰：「胡盍之事，則膏

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迎之，乃歸。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矣！

〔孔子與孝公〕洙泗考信錄。『孟子曰：「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史記衛無孝公，而孔子反衛，在出公輒之時，故朱子以孝公爲輒。余按春秋經傳，哀二年衛靈公卒，衛人立輒，十六年正月衛侯輒來奔，傳在十五年冬，至四月孔子卒，公養之爲輒，無可疑者。輒亡在外，其故稱田公，出非謚也，輒之謚蓋史逸之矣！衛人既以蒯賸得罪於靈公而輒之拒之爲是，則謚之爲孝亦無足怪者，孔子之於衛孝公，其詳不可考，余按春秋昭七年傳：「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哀十五年傳：「大子與五人介，迫孔悝於廟，強盟之，孔悝立莊公。」則是靈孝之世，孔氏執國政，孔子之在衛，文子實留之，故有擇木之喻，若文子非執衛柄，不過衛諸大夫，孔子不答所問足矣！不必因此而遂去也，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則其爲人必好賢禮士者，是以孔子爲之留連而不遽去，非苟然而已也。又按傳記所載，從無孔子與衛孝公問答之語，則是孝公年少，尙未知與孔子相周旋，但文子言君而致饗餼於孔子耳，是以孟子謂之「公養之仕」，明非立其朝而食其祿也。余恐世之儒者，疑孔子之欲輔孝公以行道，不然，則疑孔子之苟利其養而不肯去，故推其前後而爲之解。『冉有敗齊師』孔子世家：『冉有爲季氏將，與齊戰於郎，（郎誤，當作郊。）克之，季康

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爲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

世家之文，崔氏疑之，謂冉有之言淺陋，不足以稱聖人，必後人所僞撰。余謂冉有既有功於魯，故康子任之而欲迎孔子，其間或未嘗無因，然世家所載冉有之言，誠淺陋，又不見於他書，似後人所僞撰，宜爲崔氏所不取也。

季孫將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冉有退朝，孔子曰：「何憂也？」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季氏嘗於周公，而冉有爲之聚斂而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不患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哀公問孔子曰：「何爲則民服？」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康子：「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哀公十四年夏，齊陳恆弑其君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請討陳恆〕左傳哀公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懼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夏五月庚辰陳恆執公子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六月甲子，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

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洙泗考信錄：「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吾按傳文前云：『三日齊兩請伐齊，三。』則已告哀公以義之當討矣！而公以魯爲齊弱致疑，故復言此以釋其疑，非以力不以義也，哀公之所懼者，不克，若不告以可克之故，尙何望哀公之肯討耶？程子未嘗解釋傳文，但節其後數語，遮謂之以力不以義，不亦冤乎！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之所懼：齊、戰、疾。聖人舉事，固主於義，然亦必存知己知彼之明，謀定而後戰，烏有舉數萬人之命，冒然一擲而不慮其事之所終乎哉？諸葛武侯之表懷帝曰：『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誦三軍，北定中原。』若以程子論之，是武侯亦以力不以義矣！孟子曰：『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勝者也。』又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蓋義以民心爲主，故孔子以民之不與言之，非論力，正論義也。况當是時，天子已微，自晉失霸以來，天下亦無方伯，與國如宋如衛皆不足與有爲，乃欲舍不共戴天之齊民，而求助於不可倚仗之鄰國，謂因齊民爲以力，而率與國則爲以

義，非獨迂於論事，抑亦疎於論義矣！此乃宋儒之失，非左傳之謬。

孔子之反魯，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述先王之道，以教弟子。復因魯史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哀公十五年冬子路死於衛，明年夏四月十一日（夏正二月十一日）孔子卒，年七十四。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瑩瑩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孔子卒之年月日〕春秋續經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杜氏注：「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洙泗考信錄：「杜氏所以如是註者，蓋因哀十五年傳文中有閏月，遞推而下，則四月不當有己丑耳，不知傳雖有此閏月，魯實無此閏月，己丑正當在四月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列國禮閏互異，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亂，經傳之文皆差一月，蓋經本之魯史，傳采之周史，魯於六月置閏，周於十二月始置閏故也。何以明之？景王之葬，經傳皆在六月，是六月以前，周與魯皆不置閏也，傳於十二月後始置閏月，是周於十二月置閏也。王猛之居皇也，經書於夏，而傳在秋七月戊寅，其入於王城也，經書於秋，而傳在冬十月丁巳，其卒也，經書於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自六月以後，閏月以前，經之編專無不先傳一月，是魯於六月已置閏也。且以傳文考之，十二月有庚戌，閏月有辛丑，

明年正月壬寅朔，則十二月當爲癸卯朔，而經何以書：「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然則是傳之閏月，卽經之十有二月，而周魯諸閏之不同，衆證明白曉然而無疑矣！哀十二年傳云：「冬十二月螽。孔子曰：『火猶西流，可曆過也。』」是哀公之世，魯曆後天而失一閏之明證也。哀十六年續經書云：「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驅來奔。」而傳乃在十五年之閏月，蓋緣魯失一閏，故衛閏月之事在魯明年正月，傳采之衛史，而續經所書，則魯史也，是哀十五年十二月以後魯不置閏之明證也。由是言之，續經所書之四月，卽杜氏所推之五月，此月正當有己丑，月日皆不誤矣！春秋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舉，杜氏偶深考，但以傳之日月爲據，經有與傳異者，於他國事則以爲從，於魯事則以爲誤，所謂知者千慮，必有一失，學者不可據經而疑經也，周正之閏四月己丑，蓋夏正之春二月十一日也。」

又：「年譜云：『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卽今之二月十八日，孔子卒。』余按此說，實本之杜氏左傳註，然杜氏之意，但以所推長曆未符，故疑乙己二字相似而日或誤，不則月或誤耳，故曰：「日月必有誤」。猶有闕疑之意焉，未嘗決以爲乙丑也。年譜公然僞改經文，以己爲乙，斷以爲二月十八日者，其意以爲言之不確，則人疑己之無所傳而不深信，是以居之不疑，以欺後世，而不知四月之固無乙丑也，而不知己丑之在四月也，然則作年譜者，本無所據，而但撥拾註疏諸子之唾餘以成書也，昭昭然矣！年譜不

嘗知何人所撰，今見闕里志云：「出素王事紀」。然觀其中，亦似嘗有所刪節者，其所去

取，又出家語之下，然而近世之士，莫不信而采之，其亦可歎矣夫。

又：「史記孔子世家及杜氏春秋註，皆謂孔子年七十三，皆皆以孔子爲襄公二十二年生也，今既從二傳以爲襄公二十一年生，則孔子至是當七十有四。而索隱乃云：『若孔子卒以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若二十二年生，則七十有二。』殊不可解。」余按

「泰山梁柱之歎」孔子世家：「明歲（哀十五）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

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子，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魯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般人也。』後七日卒。」

余按禮記檀弓亦載此事，但殊不足信，洙泗考信錄云：「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多矣！太抵背謙遜之辭，而無自聖之意，皆明民義所當爲，而不言禍福之將至，獨此歌以泰山梁柱哲人

自誦，而預決其死於夢兆，殊與孔子平日之言不類，恐出後人傳聞附會之詞。」

「哀公之誅」孔子世家：「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誅之曰：『一暴天不弔，不懲一老，俾屏子一人以在位，僇僇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辱！」子貢曰：「君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

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子三人，非名也。」各失明意，夫志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治任將歸，入緇於子貢，相嚮而哭，各復盡哀，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五日卒，年七十三。

〔孔子之喪葬〕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於此。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五日卒，年七十三。

〔孔子之子孫〕孔子世家：「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二十二

余按世家所記孔子以後之世系及年代雖詳，然太史公書多誤，未可深信也，今錄之以備考。何人傳記，今限隨思志云：「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驩。」二十二

贊曰：孔子之生也，去今已二千四百餘年，後之人莫不由其道焉！誠可謂愈久而愈尊，豈非與天地長存日月爭光者乎？嗚呼！至聖，自有生民以來，一人而已矣！

至聖，自有生民以來，一人而已矣！

至聖，自有生民以來，一人而已矣！

至聖，自有生民以來，一人而已矣！

至聖，自有生民以來，一人而已矣！

至聖，自有生民以來，一人而已矣！

至聖，自有生民以來，一人而已矣！

第二章 孔子事蹟考

第三章 孔子與六經

第一節 概說

世衰道微，亂臣賊子紛起，諸侯相侵，爭戰不休，夷狄憑陵，中原擾攘，生命荼毒，孔子欲行其道以救斯民，周流四方，急急遑遑，如求亡子於道路，席不暇暖，而其道終不行焉，歸老於魯，徒託遺經以垂教後世，太史公云：

「孔子歸老於魯，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故書傳禮記 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繼之，純如，皦如，繹如，成。」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天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詔武雅頌之音。

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雉不出書，吾道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嚳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此史記敘孔子與六經之關係也，其辭簡而要，後人多從其說，然其誤實多，茲分述之如後。

第二節 孔子與詩書禮樂之關係

刪詩之說，史記載之，謂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其說實不足信。論語爲政篇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子路篇又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玩其詞意，古詩之數，似原只三

百。墨子非儒，公孟篇云：「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亦但言三百。又左傳所載朝聘燕享之賦詩，及所引之詩，逸者甚少，季札聘魯，一觀周樂，王歌之詩，亦不外三百篇。由此觀之，孔子之時，古詩傳者僅三百篇矣，孔子未嘗刪之也。又論語衛靈公篇載顏淵問爲邦，孔子所答有「放鄭聲，鄭聲淫」之語，而今所傳三百篇，鄭詩於國風中獨多，孔子果有刪詩之事，何故不盡刪之，使淫聲反流於後世？或謂：「孔子不云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鄭衛之音，非如解說家所云多係淫奔之辭」。此又不然，蓋思無邪，非謂三百篇中無邪辟之思者，乃謂讀詩當如是耳。故曰：「可以觀」。可以觀其善惡邪正，以爲戒也。是故余於問刪詩之說，不敢取，崔東壁論此事甚詳，洙泗考信錄云：

「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采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康成之徒，多非其說，孔氏穎達云：『書傳所引之詩，見於書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可信也。』而宋歐陽氏修云：『以詩譜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氏雍亦云：『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則又皆以遷言爲然。余按國風自二南邇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無幾，如果每君皆有詩，孔子不應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頌，豈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風雅，豈無一二可取？孔子何爲而盡刪之乎？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玩其詞意，乃當孔子之時，已止此數，非自孔子刪之而後爲三百也。春秋傳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所歌之風，無在今十五國外者，是十五國之外，本無風可采，不則有之而魯逸之，非孔子刪之也。且孔子所刪者何詩也哉！鄭衛之風，淫靡之作，孔子未嘗刪也，絲麻管籥之句，不遜於縞衣茹蘆之章，卽棟華室遠之言，亦何異於東門不卽之意，此何爲而存之？彼何爲而刪之哉！况以論孟左傳戴記諸書考之，所引之詩，逸者不及十一，則是顛逆之言，左券甚明，而宋儒顧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論之，孔子原無刪詩之事。古者風尚簡質，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寫之，其傳不廣，是以存者少而逸者多，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鄭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頌之逸者已多，至孔子又二百餘年，而又逸其七，故世愈近則詩愈多，世愈遠則詩愈少，孔子所得，只有此數，或此外雖有而缺略不全，則遂取是而釐正次第之，以教門人，非刪之也，故今於刪詩之說，悉不敢載。」

崔氏辨而明之，其說甚精，功不在小，而近人或未嘗一讀其書，或讀而不察，仍踵人之謬說，豈不惑哉！孔子之於詩，蓋嘗編次之而已耳。

次請言書，史記謂：「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其文甚明，未嘗言刪書也。漢書藝文志亦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

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二亦未嘗言刪之也，而孔安國書傳序云：「伏義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爰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書傳又云：「孔子刪書而列傳不全，視漢書其類蓋五六篇云。」

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而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爲尙書，斷遠取近，定其可

爲世法者百二十篇，爲簡書。

刪書之說，蓋始於此，雖言之鑿鑿，其足信耶？其不足信耶？緯書之謬，人皆知之，雖今文學

家困於一家之見，亦有知其不可者，故不必辨，而孔安國書傳，非安國所作，實乃僞作，由是

其序亦不足信矣，四庫全書總目云：「孔安國書傳，蓋漢代所傳，其書之序，亦不足信矣。」

一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國朝閩若璩作尙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灼然可

據者，梅鷟尙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灑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

皆在安國後。臧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驅扶餘駟之屬一條，謂駒驅王朱蒙至漢元帝

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入，亦不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觀，不如仁人與所

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爲墨子所引湯誓之文，皆證佐

分明，更無疑義。」

刪書之說，始於孔傳，孔傳既僞，則刪書之說不攻自破矣，洙泗考信錄亦曰：「刪書，今謂刪書。」
「傳云：『邾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烏名官，何故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邾子而學之。』」聖人之好古也如是，果有羲農黃帝之書傳於後世，孔子得之，當如何而愛護之，當如何而表章之，其肯無故而刪之乎？論語屢稱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其道唐虞之事尤詳，而皆無一言及黃炎者，則高辛氏以前之無書也明矣！唯春秋傳頗言上古時事，然其文多平而弱，其事多奇而詭，與堯舜禹貢大不類，蓋皆出於傳聞，必非當時之書之所載也。三墳五典之名，雖見於傳，然不言爲何人所作，故杜氏注但云：「皆古書名」。若書序果出於安國，杜氏豈容不見而不註耶？虞書白：「慎徽五典」。又曰：「天祿有典，自我五典。」是知堯舜之世，已有五典，蓋卽五倫之義，書之策以教民者，安知傳之所云，非此五典歟？古者以竹木爲書，其作之也難，其傳之也亦不易，孔子所得者，止於是，則遂取是而考訂整齊之，以傳於門人耳，非刪之也。世家但云序書，亦無刪書之文，漢志雖有周書七十餘篇，然皆後人之所僞撰，劉向但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亦未嘗言孔子之所刪也，故今於刪書之說，悉不敢載。

孔子之於書，蓋亦嘗編次之，未嘗刪之也。其事與於詩正同。

次請言禮，孔子少而好禮，卽以知禮名於當時，孔子之言禮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

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八佾）——
「宋宋二國，夏殷之裔也，孔子謂夏禮殷禮吾雖能言之，而祀宋二國不足以爲證，以其所存文獻不足之故，若文獻足，則可以證吾言矣。據此可知孔子之時，古禮因文獻不足，其詳已不可考，孔子亦僅能知其概。周之禮樂具於周公，迨周之衰也，諸侯皆僭離於正道，惡禮之害己也，乃銳意去其典籍，及孔子之時，知禮者鮮矣！孔子一言一行，無不據於禮，其譏評時人時事之得失，亦無不一歸於禮，惜其時諸侯莫能用，孔子不得其位，故不能大行於天下，孔子之後，又無可以繼其業者，且天下愈亂，由是禮樂終不可復。始皇一天下，挾書之令行，孔子之遺經大法散亂而不可復見矣！漢興，收拾殘餘，各守一家之說，且附以私意，由是真僞混淆而不可分矣！今所傳者有周禮儀禮禮記三書，周禮或謂周公所作，其然否莫得而知焉。今所傳之周禮，上自河間獻王，於諸經中最高爲晚出，亦未有傳授之人，橫渠語錄云：

「周禮是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
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

「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蓋周公之爲周禮，亦猷唐之顯，謂元禮，頂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唯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
「二氏所云，亦臆度之辭耳，而橫渠之論似覺可從，故周禮一書，即使乃周公所作，今所傳者，亦非其舊，且其時行與未行亦殊不可知也。儀禮或曰禮經，或曰士禮，史記儒林傳云：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多又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一云：其十五樂，雖在禮書，而高堂生亦由是觀之，儀禮一書，亦在若漢以前之舊矣！禮記一書，隋志謂為孔子及後學者所記，并述其傳授云：三百正篇，五十五篇，凡六十五篇。

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既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五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賢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二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

四庫全書總目則謂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非所益，四十九篇，實小戴之原書云：

攷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嘗爲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又孔疏稱別錄禮記四十九篇，記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鄭目錄，目錄之末，必云此於劉向別錄，屬某門，月令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目錄云：「此於別錄屬禮記禮記」。樂記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今爲一篇，則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安得以爲馬融所增？疏又引元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也，戴聖傳禮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孔子於韶，其興趣之濃，略可見矣！孔子正樂之後，於是樂師歌之，秦伯箴云：

「子曰：『師摯之始，闢雝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爾八佾箴又云：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從之，純如也，敝如也，釋如也，以成。』」
太師乃樂官之長，而孔子告之如此，是孔子之於樂，其造詣之精微，實非他人所能及也。

第三節 孔子與易之關係

史記謂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論語述而篇亦云：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孔子讀易，其事應可無疑，然論語五十字，朱子以爲係卒字誤分，其說云：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

種種語此章詞意，孔子之言，當發於晚年，故朱子之說可從。然非謂孔子六七十以前，未嘗讀易也，孔子謙讓，不敢自信有所得耳。有陰陽而後有八卦，八卦重之而成六十四卦，陰陽者，

天地有之，非人力所能爲，八卦何由而生？易繫辭曰：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以爲河圖卽八卦，洛書則爲九疇，周易正義引春秋緯云：

「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

果如安國所言，是八卦自河而出矣，然繫辭又曰：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由是言之，八卦非自河而出，乃包犧氏所作也，而說卦又云：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則八卦似亦出於蓍矣，周易正義乃作調和之論曰：

「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羲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八卦。」

凡此諸說，恍惚迷離，莫可究詰，皆臆度之辭耳。如謂易傳乃成於一人之手，則其惑豈不甚矣！

八卦何由而生？固不可知，重卦之人，亦豈有定論，王弼等以爲伏羲畫卦而自重之，鄭玄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以爲文王重卦，凡四說，皆不知其所據，無微不足信也。卦

辭爻辭誰作，一說皆爲文王所作，史遷鄭學主張之，一說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馬融陸績倡言之，亦不過推測之辭耳。十翼何人所作？自來儒先，咸以爲孔子所作，所謂十翼，卽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也，其說亦純出依託，不可置言。洙泗考信錄云：「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由是班固以來，諸儒之說易者，皆謂傳爲孔子所作，至於唐宋，咸承其說。余按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其文謹嚴簡質，與堯典禹貢相上下，論語後人所記，則其文稍降矣！若易傳果孔子所作，則當在春秋論語之間，而今反繫，而文大類左傳戴記，出論語下遠甚，何耶？繫文言之文，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若易傳果皆孔子所作，不應自冠以子曰字，卽云後人所加，亦不應或加或不加也。孟子之於春秋也，嘗慶賞之，而無一言及於孔子傳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也，不遺餘力，不應不知，亦不應知而不言也。由此觀之，傳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爲，蓋孔子之後適於易者爲之，故其言繫而文，其冠以子曰字者，蓋相傳以爲孔子之說，而不必皆當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則其所自爲說也。杜氏春秋傳後序云：『汲冢中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象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丘造之於魯，尙未播之遠國也。』余按汲冢紀年篇，乃魏國之史，冢中書魏人所藏也，魏文侯師子夏，子夏教授於魏久矣，孔子弟子能傳其書者，莫如子夏，子夏不傳，魏人不知，則易傳不出於孔子而出於七十子以後之儒者，無疑也。又按春秋襄九年傳，穆姜答史之言，與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詞小異，以文勢論，則於彼

處爲宜，以文義論，則元卽首也，故謂體之長，不得遂以爲善之長，會者合也，故前云嘉之會也，後云嘉之德足以合禮，若云嘉會足以合禮，則於文爲複，而嘉會二字亦不可解，足以長人合禮和義而幹事是以雖隨無咎，今刪其下二句，而冠君子字於四語之上，則與上下文義了不相蒙，然則是作傳者，采之魯史而失其義耳，非孔子所爲也。論語云：「會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傳亦載此文，果傳文在前與？記者固當見之，曾子雖嘗述之，不當遂以爲曾子所自言，而傳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獨節此語而述之，然則是作傳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足成之，但取有合卦義，不必皆自己出，既采曾子之語，必曾子以後之人之所爲，非孔子所作也。且世家之文，本不分明，或以序爲序卦，而以前序書傳之文例之，又似序述之義，初無孔子作傳之文，蓋其說之時有以啓後人之誤，故今皆不載。」

崔氏之說，衆所曉然，更無疑義，或謂世家序象繁象說卦文言數字，乃後人所增入，其說亦頗有理，蓋有此數字，使世家之文甚不分明，否則其文似亦有脫落，然世家實無孔子作傳之文，不可輕也。由是言之，易上下篇，其由來雖遠，而畫卦重卦作卦辭爻辭者皆不能確言其人，十翼之出，必在孔子之後，孔子未嘗作傳，孔子於易，或嘗有所論列，而其說則不可知矣！故據易傳而論孔子之思想，雖言之成理，吾不敢取也。

第四節 孔子與春秋之關係

六經之中，唯春秋一經爲孔子所作，史記云：

「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

按春秋終於獲麟，則春秋當成於獲麟之後，獲麟在哀公十四年春，時孔子年七十二矣！距其卒僅二年。孔子之作春秋，據史記所云，乃因魯史記而成，杜預春秋序亦云：「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然則與舊史又有何別？孟子曰：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公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故春秋之書法，與舊史迥異者，在一義字，魯史當較春秋爲詳，孔子之去取以義，其「字之書亦然，杜預論春秋書法尤詳，其春秋左氏傳序云：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

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

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楛刻

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三叛人

名之類是也。」

杜預係據左氏傳言之，其說或不盡然，而春秋特有其書法，則甚明也，何以名之曰春秋？杜氏曰：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

孔子何爲作春秋？史記孔子世家於獲麟後卽載顏淵之死，繼云：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

果如世家所言，則孔子之作春秋，似急於求名者，殊失孔子之意，孟子之言可謂得之，孟子云：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成，雖不能使亂臣賊子絕跡，而不能無所懼焉，史記云：

「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孔子之作春秋，其態度極稱謹嚴，太史公曰：

「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後世傳春秋者，可分爲三家，一曰左氏，二曰公羊，三曰穀梁。漢書藝文志又有鄒氏與夾氏二家，然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知此二家漢時已衰，今亦無可考矣。左氏春秋，太史公以

爲左丘明所作，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

「孔子明王道，西觀周室，論史記舊文，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盡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漢以後儒者，於太史公之說，皆無異議，至唐啖助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與孔子不同時，非論語之左丘明，以後迭有論辯，而終無定說，洙泗考信錄云：

「劉歆云：『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是謂作春秋傳者卽論語之左丘明也。由是班固漢書謂孔子與左丘明觀史記，杜氏集解謂左丘明受經於孔子，蓋皆本之於此。自唐啖趙宋程朱以來，始謂此作傳者與孔子不同時，非論語之左丘明，而甚者至謂爲秦時人。余按左傳終於智伯之亡，係以悼公之諡，上距孔子之卒已數十年，而所稱書法，不合經意者，亦往往有之，必非親炙於孔子者明甚，不得以論語之左丘明當之也。戰國之文恣橫，而左傳文平易簡單，頗近論語及戴記之曲禮檀弓諸篇，絕不類戰國時文，何況於秦，且史記但以傳爲左丘明所作，不言爲何時人，而亦未有親炙孔子之文，不知二人姓名之偶同邪？抑相傳爲左氏春秋，而司馬氏遂億料之，以爲論語之左丘明邪？說論語者以左邱爲複姓，與公羊穀梁正同，乃傳經者云公羊氏春秋，穀梁氏春秋，而此獨云左氏春秋，不云左邱氏，又似作傳者左氏而

乎？左傳雖多不合經意，然二百餘年之事，備載簡冊，細心求之，聖人之意自可窺測。夫經史者，自漢以後分別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謂經者即當日之史也，尚書史也，春秋史也，經與史恐未可分也。」

其後治左氏傳者，有張蒼、賈誼、張禹、翟方進、賈逵，服虔，杜預等，據許慎說文解字序，謂左氏經傳之所自出。始於魯恭王懷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至杜預始爲之集解，而左氏之學與於賈逵服虔，故張蒼賈逵服虔杜預等於左傳之功尤偉。

公羊傳或謂齊人公羊高所自書，四庫全書總目則據戴宏序及何休注，并引傳文以爲證，定爲公羊壽與其弟子胡毋子都著於帛云：「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齊人』，（案漢藝文志不題師名者皆固之自注。）顏師古注曰：『名高』。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休說見隱公二年紀子伯莒孫盟於密條下。）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師，不盡出於公羊子。定公五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

母子都助成之，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

然載次序所載傳授之人，自高至壽僅五世而已，子夏生於春秋之末，下去漢景帝時四百餘歲，安能五傳卽至壽耶？故崔氏論曰：

「此乃傳公羊者自侈其說，以爲其師親受業於子夏，以炫耀當世，而不足信。」

余謂苟非傳公羊者之自侈其說，必戴氏所記誤也，二者必居一焉。後之治公羊者，有董仲舒嚴粲祖何休等。

穀梁傳據漢書藝文志所載十一卷，固自注曰：「穀梁子魯人」。師古注曰：「名喜」。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楊士助疏謂穀梁名徹，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穀梁之名，諸說既不相同，學者將何所據乎？崔氏曰：

「自戰國以後，簡殘文絕，傳穀梁者莫詳其初，各以意附會之爲說，是以參差而不一耳。不但風俗通諸書不可信，卽漢志之注，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崔氏之說，可謂得之，故今存疑可也。據士助所云，傳當爲穀梁子所自作，其實不然，徐彥公羊傳疏云：

「問曰：『左氏出自丘明，便題云左氏，公羊穀梁出自卜商，何故不題曰卜氏傳乎？』」答曰：「左氏傳者，丘明親自執筆爲之，以說經意，後學者題曰左氏，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其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胡毋生題說師故曰公羊，不說卜氏

矣！穀梁者，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

由是言之，穀梁傳亦當爲傳其學者所作，非穀梁子所自作也，四庫全書編目亦云：

「案公羊傳定公卽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隱十一年）此傳定公卽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師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已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佞爲商鞅之師，鞅敗誅，佞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彥之言爲得其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

後之治穀梁者有荀卿申公江翁蔡廣大蔡千秋等。

春秋三傳，左氏記事最詳，義亦有可取，且捨事言義，則不免於空疎，或失之於附會。公羊穀梁其意專在釋經，故足多焉，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大義，賴以不失其傳，而其言往往亦有失實者，未可盡信。故今人欲治春秋，不可專主一家以自隘，宜比而觀之，擇其善者而從之，斯可矣。

第五節 孔子與論語孝經爾雅之關係

六經之外，尙有論語孝經爾雅三書，亦當一述，而三書之中，論語價值最高，遠非其餘二書所能及也。

（一）論語 論語實是錄中之最早者，其文質樸純粹，僅略次於尙書春秋而已。其所記大率

錄孔子之言行，足以表見孔子之爲人及其思想之大概，故其價值極高，比之聖經可闢，非但無稍遜色，實有過者焉，何則？蓋聖經可闢多屬寓言，雖亦能感人，豈若論語所記皆係實有其事，述則人人可行，遠則人類永久之理想亦在其中焉。其書爲孔子弟子所記，亦有有子曾子等之門人所記者，蓋非成於一時及一人之手也。論語原有魯論齊論及古論之別，至張禹始合齊魯論爲一書，以魯論爲本，號曰張侯論，今所傳者是也。東漢末鄭玄復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爲之注，何晏論語集解序云：

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夏侯勝蕭望之韋賢及其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王吉皆以教授；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閔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愛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名咸字子良）周氏（其人不詳）章句出焉，古論唯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

何晏所謂鄭玄，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爲之注，鄭氏所本之魯論，已非其舊，實張侯論也，而魯論已采齊說，何以知鄭氏所本爲張侯論？漢書張禹傳云：

「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專王陽，後從庸生，采纒

所安，最後出而尊貴，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

故知後世所行者乃張氏所更定之論語，非魯論之舊矣！張禹之先，傳齊魯論者，據漢書藝文志云：

「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賈禹，尙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

「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張侯論二十篇，後之儒者，咸信而從之，無有異議，至於崔氏，乃大攻其失，謂其真僞混雜，且使後人無可考見，悖於義者，誣聖人之甚者，如公山弗擾及佛胥章是，皆傳於後世，洪潤考信錄云：

「曰：「論語亦有誤乎？」曰：「有，今之論語，非孔門論語之原本，亦非漢初魯論之舊本也。漢書藝文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何晏云：齊論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是齊論與魯論互異也。漢書張禹傳云：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惟王陽傳齊論，餘四人皆傳魯論。）是魯論中亦互異也。果孔門之原本。何以彼此互異？然則其有後人所增入明甚。如春秋之有經，孟子之有外篇，司馬遷之史記之有元成時事，劉向之列女傳之有東漢時人者然。又如近

世杜詩韓文之有外集者然，非後人所續入而何以如是？然使諸本并存，後人猶可考其是非得失，不幸遇一張禹，彙合齊魯諸本而去取之，定爲一書，當時學者以其官尊官達，遂靡然而從之，以致諸本陸續皆亡。嗟夫！張禹何知？知媚王氏以保富貴耳，於聖人之言，烏能測其真一，乃竟公然輯而合之，其不當刪而刪，不當采而采者，蓋亦不少矣！由是言之，孟子之外篇，幸而有趙歧刪之，春秋之續經，幸而有公羊穀梁兩家俱在，故人得知其非聖人之筆，惟論語一書不遇如趙歧者，而反遇一張禹，以致純雜不均，無從考其同異，乃後之人，寧使聖人受誣於百世，而斷不敢議采者千慮之一失，亦可謂輕重之失倫矣。』

又云：

「禹學識淺陋，豈足以知聖人，但當謹守師得，不敢增減，或不致大謬耳。乃擅更定，必有不當存而存不當采而采者，况禹附會王氏以保富貴，卒成王莽篡弑之禍，公山佛胥兩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爲已解嘲地乎？」

公山佛胥兩章之僞，本書第二章第三節及第四節已詳辨之，此乃必無之事，而張禹采之，使非禹所采入而原有之諸本並存，尙可考其真僞，崔氏之言，或有甚者焉，而張禹實有其應得之罪也。

公山佛胥兩章之外，如雍也篇子見南子章，鄉黨篇邑舉章，先進篇侍坐章，憲問篇羿臯章，季氏篇景公邦君章，陽貨篇武城章，微子篇長沮丈人周公八士章，崔氏亦有疑焉，謂意旨文體，

或與篇中不倫，或語文殘缺而似斷簡。崔氏又謂凡此數章，皆後人所續入，蓋當其初，篇皆別行，傳之者各附其所得於篇末，而未暇別其醇疵，而張禹又皆采之。余謂子見南子及色舉章，其文不可通，子見南子章，其事亦不當有，本書第二章第四節已辨之，可以決其必僞，色舉章如非斷簡，亦後人所續入，此外各章或不能無病，而吾人之證不足，存之可也，不必遽疑其僞焉。

(二) 孝經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漢書藝文志云：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

史記謂孝經爲曾子所作，漢書之文不明，而何休公羊傳序云：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史記謂孝經爲曾子所作，已不足信，何休之說，更屬無稽，乃妄言也，究何所據乎？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孔子之言，其謙遜皆類此，果如何休所云，孔子之言也誇，甚有自滿之心矣！誠可謂以小人而度聖人也，世多從其說，何耶？崔氏曰：

「世多以孝經爲孔子所作，何休公羊春秋序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余按孝經十八篇中，多孔子與曾子問答之語，然則是曾子之門人筆之於書耳，非孔子所自爲書也。果孔子所自爲，豈得稱其門人曰曾子？其陋一也。經也者，後世尊古聖人之書之稱，孔子孟子之時，無此語也，自漢以後，始有經名，孔子之不題以經明矣，藉令孔子之時，卽有此語，亦止以經名詩名書與易可矣，不應自名其言以爲經也，其陋二也。中庸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孝雖莫大於聖人，然聖人之心，必不自以爲孝，而乃曰：『吾行在孝經』。其陋三也。」

宋王應麟《學紀聞》云：

「孝經，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王氏之說近之矣！如謂孝經所載，皆曾子問諸孔子者，則不可，蓋曾子問諸孔子，退而復闡發其旨，與門弟子言而門弟子筆之於書也。

(三) 爾雅 何謂爾雅？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曰：

「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

清阮元與郝蘭皋論爾雅書亦云：

「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國近於王都之正言也。」

爾雅一書，究爲何人所作？四庫全書總目云：

「案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來遠矣！然不知爾雅爲誰作，據張揖進廣雅表稱，周公著爾雅一篇，（經典釋文以揖所稱一篇爲釋詁。）今俗所傳三篇，（漢志爾雅三卷，此三篇謂三卷也。）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疑莫能明也，於作書之人亦無確指，曹粹中放齋詩說曰：（此書今未見傳本，此據永樂大典所引。）「爾雅毛公以前，其文猶略，至鄭康成時則加詳，則其書在毛亨以後。」（詩傳乃毛亨作，非其長作。）大抵小學家綴緝舊文，遞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託之詞。」

爾雅一書，其名既以見於大戴禮者爲最早，而大戴記不足爲信，且即使其書由來甚遠，而作者莫能確指，後世又遞有增益，左傳論語所載，孔子無一言及於爾雅，故孔子與其書有無關係，實可疑也。

第四章 孔子思想概論

第一節 孔子之中心思想——仁

孔子之思想，雖平易而近人，實廣大而深邃，吾儕今日欲究辨孔子之思想，若纒絲然，首當得其要，然後可進而求之也。孔子之中心思想爲何？曰仁是也，孔子之曰一貫，曰道，曰中庸，其指皆爲仁。衛靈公篇云：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里仁篇又云：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雍也篇云：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人不可以須臾離道，離道則無惡而不可作矣！道者人之本也，道當一以貫之，弟子釋道，意見

各有不同，里仁篇云：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何謂忠？何謂恕？朱子論語集注云：

「推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

恕之爲說，孔子亦嘗言之，衛靈公篇云：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有子之意，則與曾子異，學而篇云：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曾子之曰忠恕，有子之曰孝弟，吾以爲皆未能得其全，蓋忠恕孝弟莫非仁者之事，不若言仁之

無舉偏之弊也。孔子又盛稱中庸，雍也篇云：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何謂中庸？程子曰：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朱子論語集注曰：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

何人足以行乎中庸？曰：「非仁者莫能。」子路篇云：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先進篇云：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憲問篇云：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其意皆在中庸而已矣！今既知孔子一貫之道，及所盛稱之中庸，皆爲仁，當進而問曰：「何謂仁？」弟子之中，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答皆因人因時而不同，今當比而觀之，以明其消息，顏淵篇云：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觀，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又云：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子路篇云：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顏淵篇云：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雍也篇云：

「樊遲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

顏淵篇云：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陽貨篇云：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觀以上孔子所言，可知仁乃內聖外王之事也。故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其修己則必至於聖人至善之域，治人則必至於平天下。仁發之於父母曰孝，發之於兄弟曰弟，發之於朋友曰信，發之於君曰忠，發之於事曰恭，發於於人曰寬曰愛，蓋無往而不適者也。此乃孔子一貫之道，學者必先明此而後能知孔子之偉大，而後能知其學何故傳二千餘年而不朽且

益尊。孔子弟子之中，以顏淵最近於仁，孔子嘗許之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諸弟子，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答顏淵之間仁，但告以克己復禮四字，然克己復禮全爲內在工夫，蓋有其實，必將有其外，且顏子天性殊高，但告以修己之事，自將悟其餘焉，此所謂聞一以知十也。何謂克己復禮？朱子論語集注云：

「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若天理，而亦不能不順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朱子此說甚當，習染之移人甚矣！不能去習染之蔽，烏從而至於仁乎？

司馬牛問仁，孔子但告以「仁者其言也訥」。牛之意，仁道至大，不但如是而已，故疑而覆問，孔子乃進而告之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蓋爲仁非易事，豈可隱言之乎！故曰：「樊遲問曰：『何謂也？』」

「剛毅木訥近仁」。《子路》

樊遲三問仁，孔子所答不過告以仁之一體而已，仲弓之間，孔子所答，不出敬恕二字，子張之間，孔子所答，修己治人並舉，蓋仁之爲德，本不出此二者也。

既克己復禮而爲仁矣！故能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地，而能坦然不憂不懼，子罕篇云：「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此處知仁勇三者並舉，乃狹義之仁，若從廣義言之，仁足以包括知勇，然知勇不足以包括仁也，故憲問篇云：

「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時孔子亦知仁並舉，雍也篇云：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里仁篇云：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仁者愛人，然有時亦惡人，里仁篇云：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蓋其所好者愛者善人也，所惡者惡人也，好惡亦不以其私，惡之未必絕之，欲使其入於善而已矣！仁之於人，不可須臾離者也，里仁篇云：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賤與貧，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衛靈公篇云：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孔子之教弟子曰：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義。」（述而）

人雖不可須臾離仁，然仁乃至善，豈易及之？故孔子亦不常言之也，子罕篇云：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仁爲至德，弟子之中，顏淵以外，孔子未嘗以仁許之，公冶長篇云：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孔子何故獨以仁許顏淵？雍也篇云：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蓋顏淵樂天知命，敏而好學，守道不違，故孔子以仁許之，其餘諸弟子，如曾子閔子騫冉伯牛仲弓皆以德稱，而未許之以仁，是未能至善也。古之人，堯舜禹文王周公以外，唯泰伯伯夷叔齊微子箕子比于孔子稱其仁焉，孔子之稱堯曰：

「大哉堯之爲君，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

也，煥乎！其有文章也」。〔秦伯〕

孔子之稱舜禹曰：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秦伯〕

又曰：

「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秦伯〕

孔子之稱文王曰：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秦伯〕

孔子之稱周公曰：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秦伯〕

孔子一生，亦以繼周公爲志，故曰：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

孔子之稱秦伯曰：

「秦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秦伯〕

孔子之稱伯夷叔齊曰：

「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述而〕

孔子之稱微子箕子比干曰：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般有三仁焉。」（微子）

孔子溫良，儉讓，故不自居於仁，述而篇云：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之不能學也。」

孔子之爲聖與仁，固無可疑，而不自居者，此所謂聖德若虛也。

仁之爲德，雖巍巍如是，似望而不可及，實不然也，蓋仁乃人心之本德，人皆可以爲仁，但觀其用力何如耳，里仁篇云：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述而篇云：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嘗自道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

爲仁之方如何？孔子曰：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

又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朱子解之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

由是言之，知其方，不息其功，盡力而爲之，仁非不可及者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豈欺後人乎！

第二節 倫理論

孔子之中心思想爲仁，已言之矣，今當述孔子之倫理論，要之，亦仁之爲用也，其倫理論可分作四端言之：一曰崇德，二曰博文約禮，三曰孝友，四曰君子論。

又曰：（一）崇德

述而篇云：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孔子之重德可知矣！何謂德？朱子曰：

蓋德乃衆善行之總名，行善而有得於心，可謂德矣！至於仁之道也，苟能純乎其德，是爲仁矣！故人必崇其德焉。顏淵篇云：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也。』」。

又曰：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由是知主忠信定義先事後得皆所以崇德也，盡己之謂忠，言而復之之謂信，行而宜之之謂義，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先事後得猶言先難而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新日積而不自知矣！學而篇云：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孔子所以盛稱南宮适，蓋适深知禹稷之有天下，乃以德，非以力也，羿與奭恃其力而不修其德，故俱不得其死。季氏篇又云：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是齊景公以力而伯夷叔齊以德也，齊景公雖有其位，而民不稱之，伯夷叔齊雖餓死，而人皆稱之，是所謂以德服人者心悅而誠服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足也。憲問篇云：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

蓋驥雖有力，其稱在德，德謂調良也，馬尚如此，况人乎？而民不知焉。衛靈公篇云：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又云：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故孔子深歎息之，里仁篇云：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德之爲用，豈不大矣哉！

(二) 博文約禮

崇德所以至乎仁之道也，主忠信徙義先事後得可謂崇德之方也，然皆須約之以禮，顏淵之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問其目，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皆須約之以禮。孔子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約禮乃崇德而求至乎仁可無疑矣！

何謂禮？朱子曰：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

朱子之意，蓋謂凡人一舉一動，皆須合乎天理之當然，而後謂之禮也。禮何由而起？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屬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

由是言之，禮之起在乎人之有欲，禮之要在乎分，所謂上下貴賤之別也，而分之準在乎義，其分以義，則人皆行之而不違，禮之用在乎養，蓋制禮所以安民，民安而後可以相生矣！雍也篇云：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乎！』」

子罕篇載顏淵之言曰：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何謂博文？論語正義云：

「博學於先王之遺文也。」

論語集註云：

「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

二說以何者爲是？以予觀之，正義之說得之矣！何以言之，蓋論語中有能與此互相發明者，述而篇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季氏篇云：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泰伯篇云：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陽貨篇云：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

由是觀之，詩書禮樂皆博文之事也，而詩書禮樂皆先王之遺文，故曰：「正義之說得之」。而論語集注解學而篇入孝出弟章又曰：「子曰：『詩有六義，一曰興，二曰觀，三曰羣，四曰怨，五曰興，六曰怨。』」

「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其說亦不甚當，此乃宋儒之見，吾人不必從之也。雖博學於文矣！而不能約之以禮，是亦不

可，泰伯篇云：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博文約禮，換言之，卽學所當學，行所當行而已矣！孔子少而好禮，陳俎豆，設禮容，長而以知禮聞於鄰國，夾谷之會，齊人以孔子知禮而無勇，而不知君子乃守死善道者也。孔子之所謂禮，乃內外並重，於內爲敬爲恭，於外爲節文適度，陽貨篇云：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八佾篇云：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子曰：『以約失之者解矣。』」

子張亦曰：

「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

蓋其時周道衰微，禮樂不興，諸侯僭竊，人皆以文滅質而成風，故孔子云乎爾。然禮亦非一不變者也，乃因時而制宜，子罕篇云：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孔子之於禮，可謂得其本又明其時矣！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豈不然乎？

(三) 孝友

人倫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今或無君臣之名，然從政固不可無上下之分也，此事非本節所當述，今且言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四者，其中夫婦之道，孔子罕言之，子之於父當以孝，父之於子當以慈以嚴，兄弟當以愛，夫婦當以敬，朋友當以信，而又以孝以友爲最要，凡人在家則孝，出外則友，其庶幾乎！學而篤云：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罕篇云：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故』」。
今請言孝，何謂孝？曰：「無違」。無違者，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也。爲政篇云：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懿子非好學深思者，孔子告以無違而不復問，以語樊遲，樊遲不解，於是孔子進而言之，無違者，不違於禮也，禮之爲說，當內外並重，故生事之以禮，非謂能養而已矣！且當以敬，爲政篇云：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又云：『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父母苟有過，則如何？里仁篇云：『事父母，則動心，色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諫者微諫也，辭邑不可稍過之謂，能養且敬，可謂生事之以禮矣！父母既死，則當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人子之居喪也，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非強而爲之，蓋其心甚哀

也，八佾篇云：『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以觀之哉！』

然孝之事尙未畢，學而篇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何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子論語集注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其志其行，而父之志其行，亦無改也。』

『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夫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

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朱子既引二氏之說，則其意亦以爲可。余謂二氏之說甚迂，不必從之也。父母在，有過，且當

盡諫，其道苟有未可，如之何三年而不改也？此所謂道，乃如其道也，蓋三年亦已久矣！既能

三年不改，則其後亦能不改，且三年不改，其思念亦可謂深矣！不可以辭害意也。又人之身體，受之父母，故當愛其身，泰伯篇云：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之所謂吾知免夫，乃免於不孝也，至是孝之事可謂盡矣！

其次請言友，交友之道當如何？曰：「當以信」。何也？爲政篇云：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曾子亦曰：

「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
子夏又曰：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學而》
交友之道當以信明矣！交友所以輔仁也，顏淵篇云：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故當擇友而交之，益友可以輔仁，損友足以害德，何謂益友？何謂損友？季氏篇云：

「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學而篇又云：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交友之道復當以直，公冶長篇云：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朋友相處，當切切懇懇，相勸以善，有告己以過者，聞則改之，子罕篇云：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見人之過，當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古之人如晏子者，可謂善交友者矣！故孔子稱之曰：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長）

交友以晏子爲法，庶幾乎可矣！

（四）君子論

聖與仁，孔子遜而不居，亦不輕以許人，蓋此乃至善，未易及也，若此，人望而不可近，鮮不自盡，弟子之中，如冉求者且曰：

「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

孔子告之曰：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故孔子又言君子，蓋君子之於聖於仁，可謂具體而徵者也，述而篇云：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朱子曰：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孔子稱其弟子子賤曰：

「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公治長）

又稱南宮适曰：

「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憲問）

故君子比之聖與仁，則稍近焉，孔子又不以躬「君子自居，述而篇云：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憲問篇又云：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

道也。』」

孔子聖者也，而自遜如此，愈足顯其盛德也。孔子之言君子，常與小人並舉，其意蓋請小爲君

子，則爲小人，使人時以自惕也，君子志於仁者也，里仁篇云：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君子之行，或亦有未善之處，然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憲問篇云：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其仁者也。』」

君子主於義，衛靈公篇云：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

里仁篇云：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又云：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君子以道自任者也，衛靈公篇云：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夏亦曰：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張）

又曰：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子張）

君子懷德之人也，里仁篇云：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

朱子解之曰：

「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

釋懷爲存爲溺，可謂得其意矣！蓋君子以德自守，小人以安自溺，其相去若天壤。

君子慎於言者也，里仁篇云：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又云：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憲問篇云：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爲政篇云：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論語集註云：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蓋言之易，行之難，言而不行，是謂不信，言顯行，行顯言，然後君子矣！且巧言足以亂德。

可不慎乎！君子不器者也，爲政篇云：

「子曰：『君子不器。』」

朱子解之曰：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矣！」

衛靈公篇又云：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大受亦不器之意。君子有勇者也，顏淵篇云：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陽貨篇云：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故君子之勇，根於內省不疚，又能以義節之，非所謂匹夫之勇，亦非所謂暴虎馮河也。君子能改過者也，子張篇云：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又云：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有過而能改，不失爲君子，有過而文，斯爲小人矣！君子富於同情心者也，雍也篇云：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亦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周急者，人有急難窮迫，則周濟補救之也，顏淵篇云：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世人往往好論人之短，言人之惡，君子則好稱人之善以成其美，是同情心之大者也。君子知命者也，學而篇云：

「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堯曰篇云：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泰伯篇云：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孔子之稱寧武子曰：

「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公冶長）

孔子之稱蘧伯玉曰：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衛靈公）

孔子之自道曰：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當孔子之畏於匡，則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

當孔子之遭桓魋之難，則曰：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非信道之篤，知命之深者，孰能如是而不動其心哉！又孔子嘗困於陳蔡之間，子路慍見曰：

「君子亦有窮乎？」而孔子告之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故君子不因窮達而異其心

者也。述而篇云：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子路篇云：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此乃知命與否使之然也。君子有三畏，季氏篇云：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畏天命，不敢逆天命也，卽所謂知命，大人有位或年長者也，聖人至德之人也，天命不可不知，大人不可狎，聖人之言有至理，不可侮。君子有三戒：季氏篇云：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君子有三變，子張篇云：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朱子解之曰：

「儼然者，貌之壯，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辭之確，其辭確然而不可移不侮也。君子有九思：季氏篇云：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

忿思難，見得思義。』」

至如是，可謂內外相得，文質彬彬君子矣！而君子又有有位無位之別，君子之道以修己，如得其位，則行其道於天下，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非但欲獨善其身而已也，憲問篇云：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

「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自善其身也，修己以安人，則國治，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平，故難，然君子不以此爲志也。

第三節 教育論

孔子之道尊，然不得其位，故不能大行於當時，而受其業者固多，孔子亦教誨後生終身幾而不倦，八佾篇云：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如孔子者，豈僅當時之木鐸而已也，實萬世之師焉。孔子教人，凡來學者，無不有以誨而篇云：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惟人之資質則有高下，不可強而同之，季氏篇云：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下矣！』」

資質雖有不同，而人之性固相近也，陽貨篇云：

「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也。』」
性相近，謂皆能向善也，人之性雖相近，而習染足以移人，故教之不可以已。孔子教人乃因人而施教也，雍也篇云：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如顏淵仲弓司馬牛樊遲之間仁，孔子所答各不相同，本車第一節已引之，今不復贅，先進篇云：

「子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孔子之因人而施教，由此更可見矣！教不可以已，學亦不可以已也，學而篇云：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論語列此章於首，可謂深得孔子之意，蓋雖有大木美玉，不得良工削之琢之，不可以施於日用，雖有良材，不學以成之，獨能爲成人乎？陽貨篇又云：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撻；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學之不可以已，亦昭然明矣！憲問篇云：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程子曰：

「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爲己其終至於成物，爲人其終至於喪己。」
孔子此言雖爲當時而發，亦萬世不可易者也。又其時之人以爲孔子乃天生之聖，非人力所可學而至者，然孔子則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

忠信乃人之本質，孔子謂數十人之中，其本質必有如己者，而不能如己之好學，是本質不足恃，而學之足貴也，弟子之中，孔子獨許顏淵爲好學，雍也篇云：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先進篇載孔子答季康子之問弟子孰爲好學亦然，亦可見好學之不易也，蓋學之義甚廣，學而篇云：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矣！』」
子夏亦曰：

「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孔子之稱顏淵好學，蓋其能不遷怒，不貳過，由此觀之，學之義非謂讀書而已矣！若舍書而不讀，則亦不可謂學，先進篇云：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論語集注云：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辭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

又云：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

古人之道，具於方冊，日用之間，亦有至理，皆不可不學，學既不易，然後知孔子何故獨許顏淵爲好學。人之學也，必求於成，未成而止，乃秀而不實者也，子罕篇云：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求至於成，非難不可及也，止吾止也，往吾往也，在己而已矣！子罕篇云：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學與思，又不可偏舉，須相輔而成，爲政篇云：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而不思，則不能明其理，不能知其所以然，故罔罔然昏而無得，思而不學，則知之不切，聞言不博，費精傷神，終不能安，見諸實行，亦甚危也。衛靈公篇云：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曰如之何如之何，其思之深可知矣！然又云：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學而思，思而復學，不偏不廢，庶乎其可矣！學者當有志，其志既立，則不因環境而轉移，子罕篇云：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里仁篇云：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食者，未足與議也。』」

士以道爲己任，則追論衣食之美惡，苟離道，雖美其衣食，亦犬馬之文衣玉食者也，士志於道，不苟違仁，久則樂之，樂道而後君子，雍也篇云：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孔子弟子之中，如顏淵者，可謂能樂道矣！故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顏淵不改其樂。

孔子嘗命弟子言志，公冶長篇云：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平日孔子與弟子相處，毫無所隱，故弟子亦得直言其志，述兩篇云：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此所謂人格教育，弟子受其感化，故日有所進，而不自知焉。世人之弊，往往能言而不能行，故孔子之教人，行亦所重也，四教之中，行居一焉，述而篇云：

「子曰：『教：文、行、忠、信。』」

文，博學於文也，指詩書禮樂，是皆先王之遺文，忠，盡己也；信，不食其言也，行，爲之而不失其其禮也。忠信爲本，文以修之，行以成之。衛靈公篇云：

「子曰：『張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孝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行以篤敬爲主，行不篤敬，則必怠傲，人之言行多不相掩，公冶長篇云：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聽其言而信其行，往往爲人所蔽，聽其言而觀其行，則人無所遁矣！弟子之中，子路最能行，公治長篤云：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孔子教人之方，重啓發而非以注入，述而篤云：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卽聞一知二，聞一以知十，善於推理也，公治長篤云：

「子謂子貢：『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爲政篤又云：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弟子之中，顏淵可謂最善推理，故孔子極許之，然又曰：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先進）

顏淵以外，諸弟子聞孔子之言，或不能無疑，復相問答，推理愈深，終至於探幽闡微，而顏淵一聞孔子之言，卽契於心而不復問，故孔子云乎爾。舉一隅而以三隅反，亦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學而篤云：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八佾篇又云：

「子夏問：『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此章之解釋，論語集注與鄭氏之說不同，注疏云：

「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粉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以禮成之。』」

集注云：

「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

鄭氏謂繪畫先采而後素，以采爲質，以素爲文，以倩盼比采，以禮喻文。朱子謂繪畫先素而後采，以素爲質，以采爲文，以倩盼比素，以華采喻文，然又曰：「禮必以忠信爲質」。則以忠信爲素，以禮爲文矣！故其說難通，吾寧從鄭氏之說。總之，不論其解釋同否，孔子之稱許子貢子夏者，爲其學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能舉一隅而以三隅反也。孔子學無常師，其教人講亦應如是，述而篇云：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里仁篇云：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左傳載孔子問官名於郟子，論語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亦所謂學無常師也，孔子非天生之聖，由好學深思篤行而至於仁，由此亦可見也。弟子有過，孔子或面責之，凜若秋霜，公冶長篇云：「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
先進篇云：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或婉而言之，反令人忤怩，憲問篇云：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此亦無非孔子教人之方也。孔子之基本教材爲何？曰有三：曰詩曰禮曰樂，泰伯篇云：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興者感發也，立者人之基也，成者流行運用而不失其道也，季氏篇云：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言。』」。

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詩言志，乃有感而發，非無病呻吟，而言志莫善於詩，故曰：「不學詩，無以言」。禮乃人之準則，去禮則失其間矣，失其則則無以異乎禽獸，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其說顯而易見，而終不能遠，孔子之教其子，亦不外乎此也，陽貨篇云：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樂足以涵養性靈，陶融德行，使人怡然自得，至於無憂無懼，且孔子之時，詩與樂不可分，子罕篇云：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孔子之正樂，卽正詩也，詩與樂之關係可知矣！今請言孔子教之目的，約而言之有二：一曰修己，二曰治人。得其時，兼利天下，不得其時，則獨善其身，能修身又能治人者上也，其身能行孝弟者次之，徑徑然自守者又次之，子路篇云：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謂之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徑徑然小人哉！抑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曰：『斗筲之

人，何以算也。」

憲問篇又云：

「子路問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曰：「修己以安人。」

第四節 政治論

孔子一貫之道爲仁，仁者內聖外王，孔子教之目的，亦在此二者而已，內聖，修己之事也，第二節已述之矣，外王，治人之事也，當於本節述之。孔子之政治主張如何？約而言之，可分五端：一曰爲政以德，二曰爲國以禮，三曰正名，四曰進賢，五曰養民教民興足兵。茲分述如後：

(一) 爲政以德

修己與治人雖爲二事，而乃息息相關者，以本末體用言之，修己爲本爲體，治人爲末爲用，修己宜崇德，爲政亦然，德之爲用，可謂大矣！爲政篇云：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蓋以德感人，人必中心悅而誠服，以力服人，則反是，非誠悅也，力不足也，力足則不服矣！

顏 云：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孔子之意，非謂殺可以廢，刑廢則無以懲惡而民不畏矣！求治不可得也，其意謂治民當以德爲先，以德感之，尙冥頑不化，然後刑之可也，不先之以德，而威之以刑，是虐民而已，爲政篇又云：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以德而治，與以刑而治，其去尙有天壤，况以刑求治，未易至也，以刑求治，刑弛則其亂愈甚，以德求治，德衰民尙可遵以往之陳跡而不爲大惡也，故爲政以德，可謂知本，故顏淵篇

云：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王霸之別在此而已，子路篇云：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葉公楚之賢大夫，近者說，遠者來，王政之效也，葉公固未必能行，而孔子告之如是，亦期其能遵是行之也，讀孔子告冉有季路之言，更曉然矣！季氏篇云：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

過與！夫顯與，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顯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也」。

崔東壁疑此章非論語之舊，吾以爲不必疑之也，其中所記孔子之言，非孔子誰能言之？「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之，則安之」。其意與葉公問政章正同，非孔子之言而誰能言之？且與孔子整個之思想一致，不必因其文辭稍異而遽疑之也。

(二) 爲國以禮

禮之涵義甚廣，朱子解之曰：「天理之節文也」。其說固當，然頗嫌空泛，今具體言之，禮者人類一切行爲之規矩節度也。禮既爲人類一切行爲之規矩節度，故爲國亦不能不以禮，先

篇云。

「子曰：「爲國以禮。」」。

爲國以禮，其效如何？憲問篇云：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使，治也，上好禮，則民亦好禮，故易治，里仁篇又云：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禮與讓不可分，蓋禮非儀文合度而已矣！必中心虔敬遜讓始可。子路篇云：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或謂孔子反對勞動教育，其說卽以此章爲據，是以辭害意，甚矣！不善讀書也。不然卽有心立異以求名者也，甚矣！人之好怪也。學者宜慎戒之，苟入其彀中，雖有良才，不足觀也已矣！孔子何故深責樊遲？因樊遲不知爲國之本在以禮，而以爲學稼爲圃足以富國，不亦輕重先後倒置歟？孔子果反對勞動教育，則南宮适之問於孔子曰：

「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蓋南宮适深知羿篡之不得其死，恃其力也，禹稷之得天下，雖曰以躬稼，實以德以禮也。然此言不可與不善讀書者道，亦不可與好怪者道也。孔子又謂禮樂當自天子出，所以尊王也，由是言之，孔子雖主張封建，而諸侯須從王命，僭越之行，孔子無不深惡痛絕之，故其目的仍在大一統。季氏篇云：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無道，則庶人不議。」

既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是庶人之議，足以反映天下之無道矣！苟禮樂非自天子出，則各將爲法，天下必亂。孔子之時，禮樂崩壞，故八佾篇云：

子曰：「專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又云：「子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又曰：『子曰：『天子禘廟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行之。』』」

「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

羊』。

包氏曰：

「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朱子曰：

「魯自文公始不視朝，而有司猶供此羊，子貢惜其無實而妄費，故欲去之，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孔子所以惜之」。

魯之三家，皆僭用天子禮樂，是不知禮也，故孔子屢譏而慨歎之，八佾篇云：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雍周頌篇名，祭畢卽歌之而徹俎豆，天子宗廟之禮也，其時三家亦用此樂，故孔子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八佾篇又云：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馬氏解之曰：

「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八佾篇又云：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佛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秦

山，不如林放乎？」

旅，祭名，禮諸侯祭其封內山川，季氏卿大夫耳，而祭之，是僭禮也，冉有其時爲季氏宰，故孔子問其能止季氏否，林放嘗問孔子禮之本，孔子以爲知禮，神不主非禮，「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之必不享季氏之祭也，三家之僭竊如此，孔子安能不譏而慨嘆之？公冶長篇云：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蔡，大龜也，出蔡地，國君有之，而魯大夫臧孫辰亦僭用之，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因其不知禮，故不許其知。「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孔子嘗以此稱之，然八佾篇云：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不攝，妾侍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知禮，孰不知禮？」

五伯之中，桓公爲盛，桓公之伯，管仲之力也，當時夷狄交侵，中國不紀如線，微管仲，中國其爲夷狄乎！故管仲之功亦云大矣！而孔子不許其儉，亦不許其知禮，然後知爲國以禮之不可已也。衛靈公篇云：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

遂行」。

左傳哀公十一年云：

「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胡豆之事，胡簋之事，非禮與？孔子不對靈公之問陳，因靈公之問失其本，足見其志之不遠，孔子知其不能用己也，故行，孔子不對孔文子之問，亦因所問非本，且見衛之將亂，故退即命駕而行，更見爲國之當以禮矣！八佾篇云：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禘，乃王者之大祭，故能知其說，未有不敬慎其事者，能敬慎其事，則可以治民矣！故曾子亦曰：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學而）

君使臣，臣事君，亦當一循於禮，八佾篇云：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臣事君以忠，即所謂盡禮也。禮爲治國之大本大法，然禮之爲說，非一毫不變，當因時而制宜焉，故爲政篇云：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禮與樂之關係甚密切，往往不可偏舉，故孔子又有樂教，陽貨篇云：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首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蓋其時子游爲武城宰，以樂爲教，故邑人皆化，而弦歌之聲不絕，孔子聞之喜，乃如此云云，深許子游之善治民也。孔子之於樂，最醉心於韶，當其適齊聞韶，致三月不知肉味，不覺歎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八佾篇又云：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之樂也，武，武王之樂也，何故韶盡善美，武盡美而未盡善？孔氏之說得之，曰：

「舜以聖德受禪，故盡善，武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

程子亦曰：

「成湯放桀，惟有慝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

孔子答顏淵之問爲邦曰：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鄭聲，鄭國之樂也，因其多涉男女怨慕之情，乃流於淫蕩，故孔子欲禁絕之，以免動人心志，

傷風敗俗，而代之以盡喜盡美之韶樂，孔子正樂之後，詩三百篇，其音亦與韶合，亦孔子之樂教也。

其言（三）正名

何謂正名？正百事百物之名也，使名實皆能相合。正名何故亦爲孔子政治主張之一？子路篇

云：「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一

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名不正則至於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其影響亦可謂大矣！太史公書與朱子論語集注，皆謂此章問答在衛出公輒之時，論語集注云：

「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其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孔子之言，爲衛君輒而發，宜若可從，蒯聵恥其母南子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其事左

傳載之，然是否爲當日之實錄，則甚可疑。蓋蒯聵所恥者，南子名惡也，若殺之，爲惡豈非愈大，且殺其母，己獨能保全乎？蒯聵出，據左氏所記，乃奔宋，宋南子之家也，蒯聵果殺母之名而出，敢奔宋乎？其出，春秋又不去其世子之號，似非其罪也。劉敞，劉絢，論此事甚詳，張洽朱門高弟，於二劉之言，亦有取焉，故其事之真相未可斷言。且胡氏之說甚迂，與程子論左傳載孔子請討陳恆之事，其失相同，蓋自齊桓晉文之後，天下之無方伯也久矣！天王之命亦不行焉，烏從而告諸天王，請於方伯也？此必非孔子之意，曰：然則孔子之意如何？曰：孔子之意，謂輒不當拒其父耳，拒父則父子之名不正，豈可爲人君乎？或迎其父歸，或去其位以讓公子郢，無不可也。孔子正名之說，始發於何時？曰：去魯適齊，答齊景公之問政，卽已言之矣！顏淵篇云：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爲君爲臣爲父爲子，各有其道，當守之而弗違，違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臣父子之名，不可得而正矣！孔子之時，君臣父子之道已乖，天下大亂，子弑其父者有之，臣弑其君者有之，故孔子歎曰：

「狐不皤，皤哉！狐哉！」（雍也）

朱子論語集注下

「觚棊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棊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棊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

觚不觚，則不得爲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亦不得爲君爲臣爲父爲子矣！君當守爲君之道，敬而弗失，行而弗倦，則可矣！故曰：「爲君難」。爲臣爲父爲子，亦莫不如是，子路篇云：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是非倒置，黑白不分，於斯爲甚，豈非名不正之過也哉！當時不臣之事，如魯之三家，僭用天子禮樂，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齊大夫陳恆弑其君，論語皆載之，所以正其不臣之罪也。未載者多矣！可於春秋中見之，而春秋所載，豈能盡之乎？春秋爲孔子晚年所作，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孟子曰：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蓋孔子作春秋，其最要之目的在正名，以寓其德治禮治之理想焉。如其時周室衰微，號令不行，而春秋仍書曰：「春王正月」。踐土之會，晉文公實召天子，諸侯召天子，不可爲訓，故春

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隱公五年，春秋書曰：「公觀魚於棠」。隱公不從臧僖伯之諫而親小事，書之以見其不務民之急也。僖公十九年春秋書曰：「梁亡」，明其自取滅亡。秦雖取之，而非其罪也。隱公四年春秋書曰：「衛州吁弑其君完」。正州吁以臣弑君之罪也。桓公二年春秋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春秋書曰：「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正督與萬以臣弑君之罪，且褒孔父及仇牧之殉難也。文公二年春秋書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穀」。昭公十九年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正商臣及止以臣弑君以世子弑父之罪也。文公十六年春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稱宋人，明君之無道而被弑也。成公十八年春秋書曰：「晉弑其君州蒲」。稱國以弑，君之惡甚也。宣公二年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弑君者趙穿也，而曰盾何也？蓋盾爲正卿，亡出境而君弑，反，又不討賊，稱盾弑其君，正其與賊同謀之罪也。僖公五年春秋書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襄公二十六年春秋書曰：「宋公殺其世子痤」。稱晉侯宋公，惡之也，著其惡也，不去申生及座世子之號，非其罪也。此皆春秋正名之微旨，且寓其褒貶之義焉。今世略舉數端，亦可見其概矣！

孔子釋政曰：「正也」。此亦正政之名也，顏淵篇云：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子路篇云：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又云：「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身正，人皆則之，故不令而行，其身不正，人亦則之，故雖令不從，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顏淵篇云：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四) 進賢

天下之大，一國之衆，一人豈足以治之？故當進賢以爲輔佐，賢者立於朝，則不賢者遠矣！然後國可得而治也。爲政篇云：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何謂舉直錯諸枉？顏淵篇云：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

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故知舉直錯諸枉，卽舉賢者以治不賢者也。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路篇云：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有舉賢之誠，始而舉己所知，則天下之賢者皆歸之矣！故不患無賢可舉，患無舉賢之誠也。

孔子責臧文仲曰：「其竊位者與。」孔子何故責之？因其不能舉賢也，衛靈公篇云：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柳下惠何如人也？論語集注云：

「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惠。」

微子篇云：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蓋其時，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柳下惠之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故孔子責

之，由是知賢者之不用，爲政者之恥也，皆不免於君子之責。孔子稱公叔文子曰：「可以爲文

矣！」孔子何故稱之？因其能知賢而舉之也，憲問篇云：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發也，發亦作拔，僕乃其家臣，賢，故文子舉之於朝，使與己並立，有知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信之矣，謂使民以信也，使民以信，民亦信之，故亦有教民之義焉。今請進而言養民，養民，使民衣食足也，非謂竭民之財以富公室也，民富則公室亦富，民窮，公室雖富，豈能久乎？民將亂也，故不務民之急，而以聚斂爲事，民之賊也，孔子之所以責冉求也。公室之藏，無非取之於民，故當節而用之，以免竭民之財，學而篇云：「國無道，則下怨上，上無道，則下怨上，無非取之於民，故當節而用之，以免竭民之財，學而篇云：「國無道，則下怨上，上無道，則下怨上，無非取之於民，故當節而用之，以免竭民之財，學而篇云：」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使民以時，不違農時也，亦所以富民也，故孟子亦曰：「使民以時，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梁惠王）

先進篇云：「王若曰：『夫政也，愛人矣！』」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閔子騫深知爲政不當以聚斂爲事，故孔子許之。顏淵篇又云：「閔子騫曰：『如有欲富，無如正其政。』」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有若蓋亦深知爲政當以富民爲事，苛征暴斂，民不堪命矣！富民之方，不外二端，一曰盡地利，一曰薄征而節用。次請言教民，教民以孝弟忠信也，孝弟忠信，人之本也，仁之端也，不可須臾離也，其爲說本章第二節已述之，今不復贅，孔子嘗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秦伯）

或曰：「孔子主張愚民。」卽以此章爲據，果如是，則始皇焚書坑儒之愚民政策，乃本之於孔子矣！嗚呼！爲此說者，可謂不善讀書矣！孔子之意，蓋謂爲政者發令於民曰：「當由是而行之。」其事可能也，若欲家喻戶曉，使民知其何故，當由是而行之，其事不可能也。此事初視之似甚小，不必詳爲之說，其實不然，恐人假借以爲口實，以利其私也，其爲害豈不大矣哉！復次請言足兵，孔子主張足兵，在禦暴也，非欲以相侵伐也，立國於天地之間，苟無武備，則國將不國，孔子曰：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子路）

又曰：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子路）

皆可證孔子之主張足兵，孔子之時，諸侯相侵，故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又可見孔子之主張足兵，非欲以爲暴也。

除以上所述爲政以德爲國以禮正名進賢養民教民興足兵五端之外，茲尚有一者當述於後，一

曰孔子對於齊桓晉文之批評，二曰孔子之理想政治。

(一) 孔子對於齊桓晉文之批評

春秋之世，齊桓晉文之霸業最盛，雖皆以力假仁，然於尊王攘夷，尚有所表見，然二君之行事，則不同，憲問篇云：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朱子解之曰：

「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使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攻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桓公之霸，管仲之力也。故孔子嘗稱管仲，憲問篇云：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又云：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孔子稱管仲之功有二。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一也；攘夷狄，二也。利澤及於民，故曰：「如其仁，如其仁。」言人之不能如彼之仁也。

(二) 孔子之理想政治

孔子雖稱齊桓之正，管仲之功，然此乃霸業，非孔子所重，孔子之理想政治曰王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是也。孔子所讚堯舜禹文王之辭，本章第一節已引之，今不復贅，若周公者，則有其德，而未居王者之位也，周之禮樂，至周公而大備，可謂集古之大成者矣！觀孔子畏匡時所言，以繼文王爲己任者，而孔子又以繼周公爲志，述而篤之。

「子曰：『甚矣！吾哀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可知孔子夢寐之間，亦未嘗忘周公，論語終篇云：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

論語集注引楊氏時之言曰：

「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名二十篇之大旨也。」

余謂楊氏之言甚當，蓋孔子之教，不外修己治人，修己內聖之事，治人外王之事。從政，則必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爲己任而後可。綜上所述，雖未能盡孔子之政治思想，亦可窺見其大概矣。

第五節 鬼神觀

愈古則人類之迷信愈深，鬼神觀愈重，此蓋世界各民族進化之公例。吾國當殷之時，尙鬼神，殷之下辭存於今者尙多，可以爲證，考之西周亦然，故可名之曰神權時代。至於春秋，乃逐漸入於人權時代，至孔子之時而大變，孔子之思想，非出世而全屬入世，注重現實而不置空想於未來，或欲以宗教家尊孔子，孔子豈宗教家乎？或曰：「孔子乃復古者。」是亦不然，孔子之言禮，不失一時字，願世間萬事萬物，有有時間性者，有無時間性者，有時間性者，當因時而制宜，無時間性者，不因時而改易，舉例以明之：禮有時間性者，則當因時而制宜；忠信之爲德，無時間性者，則不因時而改易。故以復古爲孔子病，其說之支離，顯而易見。曰：「孔子既非宗教家，然則亦有鬼神觀乎？」曰：「有。」蓋孔子之時，鬼神觀仍極流行，故孔

子亦有之，時至今日，人類其能全無鬼神觀乎？故孔子有之，非足怪也。孔子雖有之；其態度則極謹慎，雍也篇云：

「樊遲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子罕篇云：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命，天命也，孔子既罕言命，而堯曰篇又云：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何耶？曰：「知命，樂天者也，不爲人力之所不能爲，不求人力之所不能求，盡其有己，是謂知命。」爲政篇云：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鬼，人鬼也，或謂人死之後，其靈魂之不滅者謂之鬼，既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其鬼，則當祭之矣！其鬼，其先祖也，祭祖之事，不知始於何時，然當甚早。孔子之與祭，其情且極虔敬，

八佾篇云：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孔子盛稱禹之聖，其所以稱之，禹致孝乎鬼神，亦其理之一也，泰伯篇云：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孝之爲說，前已言之，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也。能致孝于鬼神，是不敢忘其祖，不忘其祖，然後可以治民。弟子之中，季路嘗問事鬼神，先進篇云：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朱子解之曰：

「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朱子之說，決非孔子之意，述而篇云：

「子不語怪力亂神。」

如朱子所言，是孔子語神矣！足見說之謬。陳氏羣曰：

「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陳氏之說得之矣！鬼神之中，天所佔地位可謂最高，孔子自信天命甚堅，又曰：「吾五十而知天命」。憲問篇云。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又云：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

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罕篇云：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

又云：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八佾篇云：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廟，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孔子自信天命之堅如是，誠非他人所能及。釋天之含義實有三。一曰形體之天，二曰理之天，三曰主宰之天。形體之天，平日吾人所可視而共見者也；理之天，宇宙之則也，卽近世所謂自然律，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卽秩序，此種秩序，由於天成；主宰之天，是天有意，自全智，司賞罰也。孔子於形體之天，理之天，據論語所載，未嘗及之，所言者，主宰之天也。鬼神之事，孔子既罕言之，故余亦但能略述之如是耳。

第五章 孔子之人格

孔子之事蹟及其思想，已略如上述，其人格之偉大與完滿，亦可稍窺其涯涘，誠非古今人所能及，後之人，或亦能得其一體，能得其一體者，即足以垂諸後世而不朽，其與孔子相云，則仍若天壤，孰能如孔子之崇高偉大完滿無缺？故孔子以前無孔子，孔子以後亦無孔子，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斯者也。我國二千餘年以來之文化，何者非孔子之所賜？若無孔子，則二千餘年以來吾國之歷史，當盡改觀矣！二千餘年以來，國人無非陶融於孔子思想之中，或直承其系統，或受其影響，間亦有人欲脫其範疇，而自創新說，自闢新境者，或無成焉，或亦能風行於一時，而時移勢易，卒以消滅，何則？孔子之思想，亦與其人格同其偉大與完滿，非爲一人一時而設，非時間及空間所能局限，他人之思想雖異，能脫孔子之範疇，能得一時之信從，卒因其偏於一隅，陷於一端，不足以全其大體，故不能質諸鬼神而無憾，垂諸百世而不惑。孔子人格之偉大與完滿既若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人果何由而知泰山之高？聖人之行乎？吾不能自信吾所知者，果真孔子耶？抑非耶？吾不能自信吾所知者，乃完滿之孔子耶？抑其一體而已耶？願與好學深思之士，共勉而求之。

自一人之日常生活中，往往足以觀其爲人，亦最易效而行之，故學聖人，若自其遠者大者

始，則但覺其不可及而已，若自其近者小者，如日常之起居言語進退，則能漸入而不自覺焉。蓋平日之行動言語，最易感人，人之從之也，如水之就下，火之就燥，易學且易爲功。論語述而、子罕、鄉黨、諸篇，記孔子之日常生活頗詳，述而篇云：

又云：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又云：「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燕居，閒居也，申申，容之舒也，夭夭，容之愉也。此章最足以表見孔子日常生活雍容之

色，中和之氣，誠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今節有起居飲食服飾言語及臨事數端分別言之，鄉黨篇云：

又云：「寢不尸，居不容。」

可見孔子起居之有節，又云：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體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嗅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多食；食不語，寢不言。」

此章記孔子之飲食也，飲食在人不在貪多，故飲食須以時，須重衛生，此養生之道也，飲食不慎，則疾病往往而生。又云：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未敢嘗。』」

疾，孔子之所慎也，藥在治病，進藥不得其宜，疾益甚焉，自尤當謹慎。又云：

「君子不以紺緇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羔裘玄冠不以弔。」

此章記孔子之服飾也，何故不以紺緇飾，孔安國云：

「飾者領袖緣也，紺，齊服。練者三年練，以緇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

紅紫之色不純，故不爲私居之服；當暑，服絺綌，以其甚薄，故必著裏衣，欲不見體也；羔裘色黑，麕裘色白，狐裘色黃，故各以其色爲衣，欲其相稱也。佩所以昭德也，除喪即佩，所宜

佩，喪主素，吉主玄，故羔裘玄冠不以弔。述而篇云：

「子不語怪力亂神。」

鄉黨篇云：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又云：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蓋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和也。誾，諷也。與下大夫言而不自誇，與上大夫言而不自謙。

此三章記孔子之言語也，恂恂溫恭之貌，便便辯也，侃侃剛直和樂之貌，闇闇中正之貌，故孔子之言，視其時而得其宜，然無不謹敬。又云：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又云：

「鄉人飲，杖者出，斯出矣。」

又云：

「執事，鞠躬如也，如不勝。」

又云：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又云：

「君召使擯，色物如也，足躩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願矣！』」

此五章記孔子之臨事，可見其恭而有禮，莊敬之至也。然孔子則曰：

「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又曰：

「一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因其自遜如此，故能明意毋母固毋我，非孔子之聖德，其誰能之？憲問簞云：

「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孔子之中心思想爲仁，而仁有廣義狹義之別，前已言之，仁與知勇並舉，是狹義之仁，其所指者以情爲多，故發於人曰愛，子貢謂仁知勇乃夫子自道，子貢可謂知聖人矣！今請自此三者言之。

自仁言之，孔子爲一最重感情者，其感情之豐富，恐非他人所能及，然其愛人以德，而非以姑息也，故弟子於孔子無不視之若父，先進篇云：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顏淵視孔子若父，其餘諸弟子又何不然？而孔子則不敢自居，故曰：「予不得視猶子也。」或譏之曰：張破產厚葬，是道聽而塗說，盲者之所言也，讀此章，可以知之矣！子罕篇云：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

子路使門人爲臣，非欲行詐也，出於其情也，孔子責之以理也，而師弟子之情，溢乎言表矣！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一言一行，弟子皆以爲法，師弟子之情親若是。弟子之中，以顏淵天資最高，而不幸早死，故孔子哭之慟，先進篇云：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作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又云：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子罕篇云。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伯牛之疾，孔子亦悲不自勝，雍也篇云：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論語集解引包咸之說云：「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

論語集注則云：「牖，兩牖也，禮病爲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

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

二氏解孔子何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說皆可通，而包氏之說尤勝，論語但言牖，朱子何以知其爲南牖？未免稍迂矣！孔子再言之，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可見其其常情之深矣！其於朋友如何？鄉黨篇云：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由其情至也。又云：

「廐錢，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朱子解之曰：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朱子之說得之，可見孔子愛人之情深。子罕篇云：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鄉黨篇云：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亦皆惻隱之心使然也，然愛之大者，則莫如與人爲善，孔子與人爲善之心，尤非他人所能及，

遠而篇云：

「吾鄉鄰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唯何甚？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子罕篇云：

「子欲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雖互鄉之難與言，其能潔己以進，亦有以教之，雖夷狄之無知，君子居之，亦能使之向化，然則何者不可與之爲善？孔子之栖栖遑遑，席不暇煖，亦由其情之不能自己也。憲問篇云：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貧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非敢爲佞也，疾固也。」是孔子自道其一片不得已之心。因孔子之感情豐富，故於音樂又特有其愛好，在齊聞韶，致三月不知肉味，既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若非有哀痛之事，孔子當鼓歌之聲日日不絕矣！述而篇又云：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是孔子之於音樂，且無時不在學習之中也。

其次請自知言之：凡感情豐富者，往往易以情用事，而其理知不足以馭之，或哀樂易過，或喜怒失常，孔子則不然，感情固甚豐富，理知亦極發達，理知之來，或謂得之先天，或謂得之

後天，謂得之先天者，世人多信之，且以爲愈於得之後天，故世人咸以爲聖賢由於天生，非人力可學而至，果如是，孔子雖至聖，於我何有哉？聖賢果不可學而至，至人何必尙自濫費時曠及精力耶？信此說者，自古以來，亦有人矣！是自畫也，不思而已矣！人之天資固有差異，而後天之功，實居七八焉，其質美矣！若不雕琢，終亦不足觀，質若稍遜，而能人十已百，人實已千，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則何事不可爲？余非苟作此言也，孔子曰：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又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

又曰：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子罕）

皆可見孔子乃由下學而上達，非生而知之也。孔子又自言其進學之程序曰：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爲政）

朱子釋此章，其宋儒道學之論甚深，不可從，不若漢儒之說，得其真義。十有五而志於學者，自是立志勤學，不敢稍息也。所學者何？先王之詩書禮樂是也，非朱子所謂大學之道也。三十而立者，有所成也，朱子謂：「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則守之固，而無懈

事志矣。」「十字當刪去，豈孔子自三十以往，卽無所事志乎？孔子曰：「匹多不可奪志也。」又曰：「志於仁。」又曰：「志於道。」言志者多矣！志終身不可失者也。四十而不惑者，於事理之當然，無所疑也。五十而知天命者，盡其有己，不求於外也。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皆所謂知命也。知命，其志愈不可移，非如漢儒所謂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者，耳聞其言，卽足以知其微旨也。朱子云：「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不思而得」四字當刪去，不思而得，有事是乎？有是理乎？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孟子曰：「設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避。」又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是所謂耳順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從心所欲而行之，亦無非法也，則心之所欲無不善矣！孔子自言其進學次第如此，其非得之先天明甚，而世人不察，反謂孔子乃生而知之，爲此言者，所以勉進後人也，豈非惑之甚者歟？當時之人，亦多如此，憲問篇云：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之聖，由學而至，孔子亦屢言之矣！觀其平生好學，無時不然，亦可知也，孔子豈欺人哉！或曰：「孔子不云乎？」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季氏）

又云：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陽貨）

舉如所言，孔子乃由下學而上達，非生而知之者，則孔子所云，亦有非者歟？曰：「不然，季氏篇多稱孔子曰，崔氏已疑其僞，使非僞也，生而知之章亦有語病，記之者之過也。」

天資有高下，誠然矣！而成就之大小，仍以後天之功居多，生而知之者，謂天資最優者也，然亦須以學，不學，亦必無成。學而知之者，謂天資之次者也，能學，則能成，不學，則不能成。困而學之者，謂天資之又次者也，其功當人十已百，人百已千，能學亦能成，用力愈多，其成就亦可愈大。困而不學，謂天資既不如人，而又以小人自居，不肯好學，是故不足道矣！上知者，天資最優者也。下愚者，天資最下者也，天資原有差別，不可強求其同，以下愚而能好學，而能人十已百，人百已千，其成就固不可量也。『苟以辭害意，雖讀古人書，其所得者，糟粕而已，反不若不讀之爲愈，余故不得不詳爲之說焉。論語中記孔子之好學者，實不勝舉，述而篇云：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又云：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又云：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又云：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之不能學也。」

皆可見孔子好學之甚，誠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自朝至暮，自少至老，無時不學。曰：「孔乎爲學？」子張篇云：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爲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孔子既無時不學，亦無所不學，後世學者，求孔子之道而不能，毋乃不若孔子之好學歟？

其次請自勇言之；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孔子既聖且仁，則其有勇當可無疑，此所謂

勇，非小勇也，非暴虎馮河之謂也，乃大勇也，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謂也，義以爲上者也，述而篇云：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陽貨篇云：

「子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殺身以成仁，可謂大勇矣！衛靈公篇云：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立志不移，臨難而不可奪，亦可謂大勇矣！子罕篇云：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夾谷之會，齊人以爲孔子知禮而無勇，欲以非禮加於魯，殊不知天下之有大勇者，莫如孔子，故齊人之謀終不成焉。當孔子之畏於匡，遭宋司馬桓魋之難，及陳蔡之厄，其守志之固，信道之深，知命之至，非有大勇如孔子者，孰能若是而毫不動其心哉！

以上係自日常生活。仁知勇三者以窺見孔子之人格，今請自時中二者言之。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何謂聖之時者！微子篇云：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

「隱居放言，身中毒，廢中體。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聖之時著，卻無可無不可也，何謂無可無不可？述而篇云：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臧，唯我與爾有是夫。』」

子罕篇云：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憲問篇云：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里仁篇云：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孟子亦曰：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公孫丑）

皆無可無不可之謂也，不固持一見也。子罕篇云：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孟子云：

「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可見孔子之行，無不視其時焉。」

中者和也，不偏也，往往與庸連言之，庸常道也，雍也篇云：

「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孔子之行，亦無不合於中庸，如楊朱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楊朱利我，墨子利人，各立一端，孔子則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所謂中庸也；道家者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法家者曰：「以法治國國之福。不以法治國國之賊。」孔子則曰：「爲國以禮，爲政以德。」是所謂中庸也。老子謂：「其鬼不神。」墨子謂：「明鬼」。孔子則曰：「敬鬼神而遠之。」是所謂中庸也；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當時文之風或盛，故棘子成云云，孔子則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是所謂中庸也；或曰：『以德報怨。』孔子則曰：『以德報德。』是所謂中庸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孔子曰：『然。』是所謂中庸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是所謂中庸也；無過無不及也。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皆此之謂也，後人或解其說，於是乎騎牆之徒，投機之家，妥協之輩，無不假中庸以爲名，由是人皆以中庸爲詬病，雖儒者亦不免爲其所惑，乃從而信之，又從而言之，掀然作浪，中庸之道於是大壞，而不復明，嗚呼！是惑於衆說而不知其求其本也，於孔子之人格，固無損於絲毫，自今以往，苟中庸之道行，則吾國之文化可愈進而愈廣大，愈高明，愈精微，中庸之道塞，則將愈演而愈狹愈陋，終不足觀矣！吾人雖處數千載

之下，一窺孔子之行事，一瞻孔子之人格，能無興起乎！亦在乎豪傑之士而已。

自古以來，贊孔子者多矣！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學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可常師之有！』」（子張）「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子張）「叔孫武叔毀孔子，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自量也！』」（子張）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也？」（子張）「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

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罕）「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憲問）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公孫丑上）又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孫丑上）又曰：『孔子沒，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蘧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澗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滕文公上）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萬章）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天下君士，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孔子人格之偉大與完圓，吾不知何以稱之，而古來贊孔子者，莫善於諸子，故以其說終焉。

附錄一

孔門弟子題名

(一) 概說

孔子之學，仁學也，孔子之道，仁道也，唯仁道至大，故能傳，而當世君王，莫能知其學，或知之而莫能用，後人得以知其學，幸當日弟子門人，尚能傳其業，或著之於書，或以口相傳而不絕，其功可謂大矣！

孔子以前，未聞以私人講學者也，學在王官，平民莫得而知焉。孔子基於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仁，其道雖不能行於當世，而其誨人，則終身不倦，且有教無類，凡自行束脩以上者，無不因材施教之，而成就之，雖平民自是亦能為學矣。自吾國教育史觀之，此亦當大書而特書者也，故其時從孔子游者極衆，孔子世家云：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仲尼弟子列傳又云：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

三千之數，概數也，未必止於三千，亦未必至於三千，更非同時受業於門下，三千云者，蓋相傳如是，其已升堂者，則有七十餘人，然不可謂身通六藝，蓋六藝之名，孔子之時未有也，孔子僅以詩書禮樂教人，世家謂七十二人，弟子列傳又云七十有七人，太史公之言前後已不相顧矣，故此數亦不可定，太史公書多誤，由孔子世家一篇即可見，是故仲尼弟子列傳，亦未可深信，雖然，若無是篇，後人將愈難考見矣！故亦足貴焉。

七十子之徒，皆異能之士，升孔子之堂矣！然其所得，不過性之所近，所謂得孔子之一體者也，孔子既沒，弟子各持所見，由是派別漸生，論語一書，乃門弟子及後學所記，觀其中即存互相非難之語，子張篇云：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喜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子張所聞，當乃聞之孔子，子夏所云，或未嘗不謂亦乃聞之孔子也。弟子之間相同，孔子所答往往互異，其乃因人而施教，明甚，弟子各持所見，致水火不容，其弊深矣！又云：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管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又云：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季夏子張子游曾子其趨不同也如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無所折衷，其去自當愈久而愈遠。荀子及韓非子書中觀之，可見其時派別已多，荀子非十二子篇云：

「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嚙齧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

又云：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子輒和之，世俗之溝瀆瞽瞍，嚙齧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子游當爲子弓）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荀子書中，往往將仲尼子弓並稱，則荀子尊崇子弓，亦可謂甚矣！是以爲子弓真能傳孔子之業者，則荀子又以繼子弓爲任矣！子弓荀子當另爲一派，由是言之，荀子之意，以爲當世儒者，

可分子張之儒，子夏之儒，子游之儒，子思孟軻之儒，及子弓之儒，凡五派。韓非子顯學篇云：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良或作梁）。有孫氏之儒（孫卿也），有樂正氏之儒。」

據韓非所云，則儒者可分八派，荀韓二氏之說而去其重，則有子張之儒，子夏之儒，子游之儒，子思孟軻之儒，子弓孫卿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正氏之儒，凡十派。十派之中，除孟軻及荀卿一派之外，其學說今已不可詳考，而此二人，皆非親承於孔子者，或謂子思學說見於中庸，然中庸是否爲子思所作，尚不可知，且子思亦未能親承孔子也，故十派之中，可確指爲親承於孔子者，僅子張子夏子游子弓四派而已，而四派學說不傳，且四派，尙不足以概括其餘諸弟子，故今人若欲將孔子弟子分派而記述之，其事不能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載，凡七十有七人，其頗有事蹟及年歲者，凡三十有五人，其餘四十七人，則但列其姓名而已，崔東壁洙泗考信餘錄所考弟子事蹟頗詳審，正列傳之失及他書所載之謬者甚多，其說有可取焉，洙泗考信餘錄云：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凡七十有七人，據司馬遷謂弟子籍出於孔氏古文，其有事蹟者三十有五人，面見於論語者二十有七人，然確有明徵決知其非誤者：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子路、曾皙、子貢、原思、有子、曾子、宰我、冉有、公西華、子游、子夏、子張、樊遲、子羔、漆雕開、司馬牛，僅二十人而已，其七人者：顏路以請車一見，公西長以孔子妻之一見，子賤、澹臺滅明以孔子與子游稱之而各一見，巫馬期則以陳司敗之故而附見，皆無他事，亦無問答之語，惟南容凡三見，然僅髣髴一問，而非實疑問難之比，考之他傳記，惟子賤多言爲孔子弟子者，其餘皆無由而決知其爲弟子與否。

其無事蹟年歲者四十有二人，皆不見於論語，而有見於左傳者二人，然確有明徵者秦丕茲一人而已，顏高雖見於左傳，然觀其事殊不類孔子之子弟也。

其餘四十八有人，（除見於論語者十有七人見於左傳者二人）皆不見於經傳，然商瞿、季次，其事蹟猶粗具於本傳，其名字復聞見於他篇，或當不誤，以外並無事蹟可考，則固無從而知其誠然與否也。

由是觀之，孔氏古文，或非當時之書，不則孔氏古文不誤，而司馬氏誤焉，亦未可知，觀於史記所引尚書左傳中事，亦往往有舛者，則是篇豈可以盡信乎哉！

家語弟子解篇，其數與史記同，而名字或與史記異，且刪史記三人，別有琴張陳亢縣亶以合其數，（所刪者公伯寮、秦冉、鄒單三人。）又有文翁圖者，所載弟子止七十有二人，而中有申枨、林放、澧伯玉。有又見於孟子而三家皆不載者一人，曰牧皮，大抵諸家皆各據其所傳，而史記近古，家語文翁圖又似參以己意而去取者。」

登錄論左傳孟子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載，分述如次，其事蹟或見於他書，然多不可信，故概不錄。

(二) 名字見於論語可決其必爲孔子弟子者凡二十有一人(其次序依見之於論語爲先後)

有若

〔左傳〕吳伐我，從武城東城而進，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哀公八年)

〔論語〕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學而)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學而)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顏淵)

曾子

〔史記〕曾參字子輿。（仲尼弟子列傳）

〔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學而）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學而）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泰伯）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勸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泰伯）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泰伯）

余按曾子所謂吾友馬氏以爲顏淵其說近是蓋非顏子恐不能如是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泰伯）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泰伯）

參也魯。（先進）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顏淵）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憲問）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子張）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於父之臣與父之敝，是難能也。」（子張）

孟氏使陽膚爲士帥，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張）

子夏

〔史記〕卜商字子夏，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仲尼弟子列傳）

余按史記謂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則當孔子之沒子夏僅三十歲觀論語所記平日子夏與孔子問答之語皆已入道疑未少孔子四十四歲也。按此數不誤魏文侯之卽位據史記魏世家在秦靈公元年卽周威烈王二年其去孔子之沒也。已五十有五年其時子夏亦已八十有五矣則子夏之壽當不下九十

「論語」子夏曰：「子賢於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爲政）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雍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先進）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無兄弟也？」（顏淵）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

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子張）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子張）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張）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張）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張）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張）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子張）

子夏曰：「大德不踰閒，小德出入可也。」（子張）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

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博學，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

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張）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張）

子貢

（史記）端木賜衛人，字子貢。（仲尼弟子列傳）

〔左傳〕公會吳於郟，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鬻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哀公七年〕

公會吳子伐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懿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哀公十一年〕

公會吳於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已也，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無害也。」乃不尋盟。〔哀公十二年〕

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衛侯會吳於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才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蓄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頗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縱或否，是以

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哀公十二年）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贖爲介，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贖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榘楸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弊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譖與闞，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同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哀公十五年）

〔論語〕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八佾）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治長）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公冶長）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公冶長）

子貢問曰：「孔文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公

冶長）

治長

季康子問：「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雍）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述而）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子罕）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子罕）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

子曰：「過猶不及。」（先進）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先進）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顏淵）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顏淵）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子路）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憲問）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憲問）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衛靈公）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衛靈公）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陽貨）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張）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張）
（子貢贊孔子之言甚多，前已備錄，故不復贅。）

樊遲

（史記）樊須字子遲。（仲尼弟子列傳）

（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爲政）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雍也）

樊遲從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德與？」（顏淵）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顏淵）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路）

子游

（史記）言偃字子游。（仲尼弟子列傳）

「論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爲政）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公西赤，子夏。（先進）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

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復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注〕（陽貨）

子游曰：「子夏之問，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張）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子張）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

顏淵曰：「吾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公冶長）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未幾，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雍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述而)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子罕)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子罕)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思，

游，子夏。(先進)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先進)

季康子聞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先進)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勸矣！」曰：「有勸乎？非夫人之爲勸，而誰爲？」(先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乎猶父也，子不處

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先進)

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先進)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先進)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

淵曰：「請問其目。」

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

淫，佞人殆。」（衛靈公）

（顏淵贊孔子之語，前已錄之，故不復贅。）

子曰：「由也，乘之國，則對節，則出，不

千（史記）仲由字子路。（仲尼弟子列傳）

（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郟，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

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子奔濟，遂墮費。（定

公十二年）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再有謂之

曰：「子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

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哀公十四年）

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

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

吾子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哀公十五年）

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愷，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良夫與太子入，如孔氏，迫孔愷於廁，強盟之，變寧開亂，使告季子，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聞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啟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便舍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愷，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者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賢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哀公十五年）

（爲政）

〔論語〕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爲政）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公治長）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公治長）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公治長）

蘧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憾。」（公治長）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也果，於從政乎何有？」（雍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廢，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述而）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諫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述而）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罕）

子曰：「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罕）

總行：「負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進）

（先進）

曰：「先進。」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知之何其聞斯行之？」（先進）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先進）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對曰：「千乘之國，撥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

以饋餼，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先進）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顏淵）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

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

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路）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憲問）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憲問）

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學而）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顏淵）

子曰：「先之，勞之。」（子路）

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中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求知，焉得仁。」（公治長）。

子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先進）其中矣！（先進）

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先進）

子曰：「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先進）

子曰：「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顏淵）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顏淵）「吾子聽以爲士，吾子言以爲士，吾子行以爲士，吾子言以爲士，吾子行以爲士。」（顏淵）

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顏淵）

子曰：「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顏淵）

子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憲問）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衛靈公）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子張）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子張）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

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

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驕乎？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

之有司。」（堯曰）

傳有

〔史記〕冉求字子有。（仲尼弟子列傳）

〔左傳〕齊爲鄆故，（哀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師於鄆。）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虛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郈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孫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緩曲，師不蹙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哀公十一年）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侍子

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禮亦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五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哀公十一年十二月）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八佾）

孟武伯問：「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公治長）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雍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也，仲弓。語言：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進）

子路會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先進）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季氏）

宰我

〔史記〕宰予，字子我。（仲尼弟子列傳）

〔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八佾）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子曰：「吾欲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公冶）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

德行：淵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取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陽貨）

仲弓

〔史記〕冉雍字仲弓。（仲尼弟子列傳）

〔論語〕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公冶長）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雍也）

子謂仲弓曰：「犢牛之子騂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雍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子路）

漆雕開

〔史記〕漆雕開字子開。（仲尼弟子列傳）

〔論語〕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也。」子說：（公治長）

〔史記〕公西赤字子華。（仲尼弟子列傳）

〔論語〕孟武伯問：「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公治長）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乘，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雍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述而）

原思

〔史記〕原憲字子思。（仲尼弟子列傳）

〔論語〕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雍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問）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憲問）

閔子騫

〔史記〕閔損字子騫。（仲尼弟子列傳）

〔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雍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先進）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先進）

冉伯牛

〔史記〕冉耕字伯牛。（仲尼弟子列傳）

〔論語〕伯牛有疾，子聞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文學：子路游，子夏。（先進）

子牢

〔論語〕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子罕）

家語謂牢即琴張，未知所本，故不能斷其然否。

子羔

〔史記〕高柴字子羔。（仲尼弟子列傳）

〔論語〕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先進）

曾皙

〔史記〕曾皙字皙，（仲尼弟子列傳）

〔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

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先進）

司馬牛

〔史記〕司馬耕字子牛。（仲尼弟子列傳）

〔左傳〕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陶氏，葬諸邱與。（哀公十四年）

〔論語〕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顏淵）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顏淵）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顏淵）

（三）名字見於論語孟子及史記，而未可決其確否爲孔子弟子者，凡六十有一人。

林放

〔論語〕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八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

不如林放乎？」（八佾）

公冶長

〔史記〕公冶長字子長。（仲尼弟子列傳）

〔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長）

南容

〔史記〕南宮括字子容。（仲尼弟子列傳）

〔論語〕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公冶長）

南宮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先進）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憲問）

〔洙泗考信錄〕論語集註云：「南容名縉，又名适，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是謂論語之

南容卽春秋之南宮敬叔矣！余按此說本之鄭氏康成禮記註中，而史記索隱亦相承用之，然

以經傳諸家考之，皆兩人也。春秋傳云：「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

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然則南宮敬叔自名說，不名縉，與适也其誤一也；

論語稱君大夫必舉其諡，若定公哀公桓子康子武叔景伯皆然，孟懿子與武伯皆游聖門，亦

舉其諡，南容果魯大夫，何以獨不舉其諡乎？其誤二也；論語中南容凡三見，或謂之南

容，或謂之南宮适，未嘗一稱爲敬叔與說也，亦未嘗有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之一事，然則孔子以兄子妻之者自南容，與敬叔無涉也，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亦凡三見，或謂之說，或謂之敬叔，未嘗一稱爲南容與适也，亦未嘗有論語中南容之一事，然則爲魯大夫者，自南宮敬叔，與南容亦無涉也，其爲判然兩人明甚，奈何合之，其誤三也；史記孔子世家記學禮事，卽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事也，亦稱爲敬叔，不稱爲論語南容，於適周事亦然，至於弟子列傳則云南宮括字子容，不復言爲敬叔，並不言爲孟氏之餘子矣，所記三事，皆采之論語中，亦無春秋傳敬叔之一事，然則史記亦以爲容自容，敬叔自敬叔矣，康成何由而知南容卽爲南宮敬叔也哉？其誤四也；王肅論語註云：「南容弟子南宮縉，魯人也」。不言爲魯大夫，是魏人未嘗以爲一人矣！韋昭國語註云：「敬叔魯大夫南宮說。」不言爲南宮适，是吳人亦未嘗以爲一人矣！微獨肅之與昭而已，家語乃晉宋間人之所撰，而於弟子解篇亦不言爲敬叔，不載敬叔一事，至觀周篇記學禮事，則云敬叔，不言爲南容，是家語亦以爲兩人矣！蓋當是時康成之說尙未盛行，故學者猶承古經傳及漢初訓詁而用之，自司馬氏采之以註史記，而朱子復據之以註論語，世遂無復有知其爲兩人者，故爲之辨。

子賤

〔史記〕宓不齊字子賤。（仲尼弟子列傳）

〔論語〕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公冶長）

申根

〔論語〕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公治長）

澹臺滅明

〔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仲尼弟子列傳）

巫馬期

〔論語〕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雍也）

〔史記〕巫馬施字子旗。（仲尼弟子列傳）

〔論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吾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吾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

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述而）

子路

〔史記〕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仲尼弟子列傳）

〔論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先進）

孺惡

〔論語〕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人聞之。（陽貨）

琴張

牧皮

〔孟子〕萬章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會督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盡心上）

公皙哀

〔史記〕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道，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仲尼弟子列傳）

商瞿

〔史記〕商瞿魯人，字子木。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當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仲尼弟子列傳）

梁鱣

〔史記〕梁鱣字叔魚。（仲尼弟子列傳）

顏幸

〔史記〕顏幸字子柳。（仲尼弟子列傳）

冉儒

〔史記〕冉孺字子魯。(仲尼弟子列傳)

曹卬

〔史記〕曹卬字子循。(仲尼弟子列傳)

伯虔

〔史記〕伯虔字子析。(仲尼弟子列傳)

公孫龍

〔史記〕公孫龍字子石。(仲尼弟子列傳)

冉季

〔史記〕冉季字子蘆。(仲尼弟子列傳)

公祖句茲

〔史記〕公祖句茲字子之。(仲尼弟子列傳)

秦祖

〔史記〕秦祖字子南。(仲尼弟子列傳)

漆雕哆

〔史記〕漆雕哆字子斂。(仲尼弟子列傳)

顏高字子驕。《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顏高字子驕。《仲尼弟子列傳》

漆雕徒父。《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漆雕徒父。《仲尼弟子列傳》

壤駟赤。《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壤駟赤字子徒。《仲尼弟子列傳》

商澤。《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商澤。《仲尼弟子列傳》

石作蜀。《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石作蜀字子明。《仲尼弟子列傳》

任不齊。《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任不齊字選。《仲尼弟子列傳》

公良孺。《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公良孺字子正。《仲尼弟子列傳》

后處。《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后處字子里。《仲尼弟子列傳》

秦冉（史記）秦冉字開。（仲尼弟子列傳）

公夏首（史記）公夏首字乘。（仲尼弟子列傳）

奚容藏（史記）奚容藏字子皙。（仲尼弟子列傳）

公堅定（史記）公堅定字子中。（仲尼弟子列傳）

顏祖（史記）顏祖字襄。（仲尼弟子列傳）

鄒單（史記）鄒單字子家。（仲尼弟子列傳）

句井疆（史記）句井疆。（仲尼弟子列傳）

罕父黑（史記）罕父黑字子索。（仲尼弟子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秦商

〔左傳〕孟獻子以秦蕙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襄公十年）

〔史記〕秦商字子丕。（仲尼弟子列傳）

申黨〔史記〕申黨字周。（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申黨字周。（仲尼弟子列傳）

顏之僕〔史記〕顏之僕字叔。（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顏之僕字叔。（仲尼弟子列傳）

榮旂〔史記〕榮旂字子祺。（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榮旂字子祺。（仲尼弟子列傳）

縣成〔史記〕縣成字子祺。（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縣成字子祺。（仲尼弟子列傳）

左人鄆〔史記〕左人鄆字行。（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左人鄆字行。（仲尼弟子列傳）

燕汲〔史記〕燕汲字思。（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燕汲字思。（仲尼弟子列傳）

鄭國〔史記〕鄭國字子封。（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鄭國字子徒。(仲尼弟子列傳)

秦非

〔史記〕秦非字子之。(仲尼弟子列傳)

施之常

〔史記〕施之常字子恆。(仲尼弟子列傳)

顏噲

〔史記〕顏噲字子聲。(仲尼弟子列傳)

步叔乘

〔史記〕步叔乘字子車。(仲尼弟子列傳)

原亢籍

〔史記〕原亢籍。(仲尼弟子列傳)

樂欬

〔史記〕樂欬字子聲。(仲尼弟子列傳)

廉絜

〔史記〕廉絜字庸。(仲尼弟子列傳)

叔仲當

〔史記〕叔仲會字子期。（仲尼弟子列傳）

顏回

〔史記〕顏何字冉。（仲尼弟子列傳）

狄黑

〔史記〕狄黑字皙。（仲尼弟子列傳）

邽巽

〔史記〕邽巽字子斂。（仲尼弟子列傳）

孔忠

〔史記〕孔忠。（仲尼弟子列傳）

公西輿如

〔史記〕公西輿如字子上。（仲尼弟子列傳）

公西蒧

〔史記〕公西蒧字子上。（仲尼弟子列傳）

此外尚有公伯僚，字子周，乃愬子路於季孫者，史記謂亦為孔子弟子，按是時孔子為魯司寇，子路為季氏宰，僚愬子路，其意蓋欲去孔子也，孔子弟子將如是乎？而司馬氏采之以入仲尼弟子列傳，何其疎也？

八	七	六	五	四
七二	六二	五二	四二	三二
八二	七二	六二	五二	四二
三	二	年元公景	六	五
三一	三一	一一	〇一	九
一三	〇三	九二	八二	七二
二	年元公景	二一	一一	〇一
四二	三三	二二	一二	〇二
七四	六四	五四	四四	三四
二三	一三	〇三	九二	八二
五一	四一	三一	二一	一一
三	二	年元祭餘	三一	二一
辰丙	卯乙	寅甲	丑癸	子壬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二 六四	五二 七四	五二 八四	五二 九四	六二 〇四
	晉景公 其子欒錡其	衛寧喜弒其君 其子宋公殺其	齊崔杼弒其君 莊公	齊襄公弒其大夫公

五	三	二	一	九
五	四	三	二	年元王欽
二四	年元公昭	一三	〇五	九二
八	七	六	五	四
八	七	六一	五一	四一
六三	五三	四三	三三	二三
四〇	三	二	年元公襄	三
九二	八二	七二	六二	五二
三	二	年元公靈	九四	八四
七三	六三	五三	四三	三三
年元王靈	四	三	二	年元叔鄭
四二	三	二	年元末夷	四
四辛	申庚	未己	午戊	巳丁
五〇	五〇	五〇	五〇	五〇
五二 一四	五二 二四	五二 三四	五二 四四	五二 五四
孫殺其大夫公			蔡世子般弑其君景公	

元	七	六	五	四
〇	九	八	七	六
七	六	五	四	三
三一	二一	一一	〇一	九
三二	二二	一二	〇二	九一
一四	〇四	九三	八三	七三
九	八	七	六	五
四三	三三	二三	一三	〇三
八	七	六	五	四
二	年元公哀	〇四	九三	八三
六	五	四	三	二
九	八	七	六	五
寅丙	丑乙	子甲	亥癸	戌壬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四二 六四	四二 七四	四二 八四	四二 九四	五二 〇四
			沈鄭楚 鄒許會 徐諸 滕侯 及濬 夷	

三	三	三	三	五
五一	四一	三一	二一	一一
二一	一一	〇一	九	八
八一	七一	六一	五一	四一
二	年元公昭	六二	五二	四二
二	年元公元	四四	三四	二四
五	四	三	二	年元公靈
四	三	二	年元公惠	五三
	二一	一一	〇一	九
七	六	五	四	三
一一	〇一	九	八	七
四一	三	三	二	十
未辛	午庚	巳己	辰戊	卯丁
五〇	五二	五三	五三	五三
四二四	四二四	四二四	四二四	四二四
季氏宰南蒯以費叛	楚師圍蔡晉會諸侯于厥慝救蔡弗能楚滅蔡			

元	七	六	五	四
〇二	九一	八一	七一	六一
七一	六一	五一	四一	三一
三二	二二	一六	〇二	九一
年元公庚	六	五	四	三
七	六	五	四	三
〇一	九	八	七	六
九	八	七	六	五
五	四	三	二	年元公平
二	一	〇	九	八
四	三	二	年元壬平	二
二	年元僚	七	六	五
子丙	亥癸	戌甲	酉癸	申壬
五五	五五	五七	五九	五九
三二 六四	三二 七四	三二 八四	三二 九四	四二 〇四
		論壬平		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

☰	☷	☱	☲	☵
五二	四二	三二	二二	一一
二二	一一	〇二	九一	八一
八二	七二	六二	五二	四二
六	五	四	三	二
二一	一一	〇一	九	八
五一	四一	三一	二一	一一
四一	三一	二一	一一	〇一
二	年元公悼	八	七	六
七一	六一	五一	四一	三一
九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五	四	三
巳辛	辰庚	卯己	寅戊	丑丁
☰	☷	☱	☲	☵
三二 一四	三二 二四	三二 三四	三二 四四	三二 五四
鄭子產卒				

三	三	三	三	三
五	四	三	二	元壬徽
七二	六二	五二	四二	三二
三三	二三	一三	〇三	九二
一一	〇一	九	八	七
二	年元公景	五一	四一	三一
〇二	九一	八一	七一	六一
九一	八一	七一	六一	五一
四	三	二	年元公昭	三
二二	一二	〇二	九一	八一
年元王昭	三一	二一	一一	〇一
二一	一一	〇一	九	八
戊丙	酉乙	申甲	未癸	午丑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二二 六四	二二 七四	二二 八四	二二 九四	三二 〇四
昭公居鄆	昭公居鄆	三家共攻昭公 昭公師敗奔齊		

四	三	四	四	三
〇一	九	八	七	六
二三	一三	〇三	九二	八二
八三	七三	六三	五三	四三
二	年元公定	四一	三一	二一
七	六四	五	四	三
五二	四二	三二	二二	一二
四二	三二	二二	一二	〇二
九	八	七	六	五
七二	六二	五二	四二	三二
六〇	五一	四	三	二
五	四	三	二	元閩關
卯辛	寅庚	酉己	子戊	亥丁
五〇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二二四	二三四	二三四	二四四	二五四
昭公薨於乾侯	昭公居乾侯	昭公居乾侯	昭公居乾侯	昭公居乾侯

四六	四七	四六	四七	四四
五一	四一	三一	二一	一一
五	四	三	二	年元公定
三四	二四	一四	〇四	九三
七	六	五	四	三
二一	一一	〇一	九	八
〇三	九二	八二	七二	六二
年元公定	八二	七二	六二	五二
四一	三一	二一	一一	〇一
二三	一三	〇三	九二	八二
一一	〇一	九	八	七
〇一	九	八	七	六
申丙	未乙	午甲	巳癸	辰壬
五〇	五〇	五七	五八	五八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〇四
子孫仲梁榘與	季氏宰陽虎因	及楚費于伯	於楚無功晉	晉會諸侯於召

丑	子	丑	子	丑
〇二	九一	八一	七一	六一
〇一	九	八	七	六
八四	七四	六四	五四	四四
二一	一一	〇一	九	八
七一	六一	五一	四一	三一
五三	四三	三三	二三	一三
二	年元公潛	四	三	二
九一	八一	七一	六一	五一
年元公惠	六三	五三	四三	三三
六一	五一	四一	三一	二一
五一	四一	三一	二一	一一
丑辛	子庚	亥己	戌戊	酉丁
五〇	五〇	五〇	五〇	五〇
一一四	一一	一二四	一二四	一二四
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相	陽虎敗奔齊奔宋奔晉適趙氏	定公南侵齊復伐魯晉帥侵鄭侵衛陽虎侵	齊侯鄭伯盟於沙齊侯衛侯盟	陽虎又盟定公及三桓

天	地	人	至	壽
五二	四二	三一	二二	一一
五一	四一	三一	二一	一一
三五	二五	一五	〇五	九四
七一	六一	五一	四一	三一
二二	一一	〇二	九一	八一
〇四	九三	八三	七三	六三
七	六	五	四	三
四二	三二	二二	一二	〇二
六	五	四	三	二
一二	〇二	九一	八一	七一
年元差夫	九一	八一	七一	六一
二	年元賸勾			
午丙	巳乙	辰甲	卯癸	寅壬
四九五	四九六	四九七	四九八	四九九
〇二六四	〇二七四	〇二八四	〇二九四	〇三〇四
	子吳械 脚闕數 出奔卒 宋世李	孔子適衛	克墮成墮 定公歛 公處費 國之父 之弗不	

三	三	六	六	五
〇三	九二	八二	七二	六二
五	四	三	二	年元公哀
八五	七五	六五	五五	四五
二二	一二	〇二	九一	八一
七二	六二	五二	四二	三二
三	二	年元公出	二四	一四
二一	一一	〇一	九	八
年元公成	八二	七二	六二	五二
年元公情	〇一	九	八	七
六二	五二	四二	三二	二二
六	五	四	三	二
七	六	五	四	三
亥辛	戌庚	酉己	申戊	未丁
四九〇	四九一	四九二	四九三	四九四
〇二 一四	〇二 二四	〇二 三四	〇二 四四	〇二 五四
			衛靈公卒出於 輒立晉納蒯聵 於戚蔡遷於州 來	楚圍蔡吳敗越 於夫椒遂入越 越及吳平

六	七	六	五	六
五三	四三	三三	二三	一三
〇一	九	八	七	六
四	三	二	年元公悼	年元子孺安
七二	六二	五二	四二	三二
二三	一三	〇三	九二	八二
八	七	六	五	四
七一	六一	五一	四一	三一
六	五	四	三	二
六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年元王惠	七二
一一	〇一	九	八	七
二一	一一	〇一	九	八
辰丙	乙	寅甲	丑癸	子壬
四三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九二三	九二三	九二三	九二三	〇二四
		吳伐魯次於泗 上與魯盟而還		齊陳乞弒其君 荼吳伐陳楚昭 王救之軍於城 父昭王卒於軍

七	七	七	吉	充
○四	九三	八三	七三	六三
五一	四一	三一	二一	一一
年元公平	四	三	仁	年元公簡
二三	一三	○三	九二	八二
七三	六三	五三	四三	三三
年元公莊	二一	一一	○一	九
二二	一一	○二	九一	八一
一一	○一	九	八	七
一一	○一	九	八	七
九	八	七	六	五
六一	五一	四一	三一	二一
七一	六一	五一	四一	三一
酉辛	申庚	未己	午戊	巳丁
哭○	哭一	哭二	哭三	哭四
九一 一三	九二 二三	九二 三三	九二 四三	九二 五三
冬子路死於衛	公陳恒弑其君簡	春西狩獲麟孔	魯用田賦	齊伐魯冉求為 季氏宰帥師及 齊師戰於郊齊 遁孔子歸

七

一四

六一

二

三三

八三

二

三二

二一

二一

〇一

七一

八一

戊壬

聖九

九二

三三

魯哀公十六年
夏四月十一日
卒

後記

此書第二章體裁與其餘各章不合，因此章性屬攷證，徵引過多，若一一采入正文，反令眉目不清，希讀者鑒諒。

作者識